

子部小說家類

摭目百四十四存目
異聞之屬

國朝鈕琇撰



觚賸續編四卷

康熙壬午原刊

觚賸續編自序

斯人誰與世已滔滔此日不匝年何冉冉悲虞翻
之骨相孤負明時老潘岳之鬢毛棲遲拙宦心如
鶴靜自忘冲舉之勞政與絃清亦鮮更張之擾翠
飛斷靄常迎城上羣峯紅點疎林最惜簾前永晝
倚床偃息神恹恍而若移凭几沈吟思紛綸而乍
起則有故人萬里文傳海國之奇往事十年書墜
雲車之秘春風說劍每期絲繡平原秋雨挑燈輒
憶珠霏彥國百花綃水中宮闕出龍女之新謠三
生石月裏關山得牛童之舊夢彙非一族集有百

端拈脉望之衣驚逢創獲啟兜玄之郭欣拾遺聞
此皆曩牘之所未登而餘音之所欲奏者矣若夫
睠樹小園曲載寵桃之謗簸錢弱歲猥加賦柳之
誣碧雲馭實敗友聲黑心符奚關世教揮毫成錦
慘卽類於鑠金濡墨畱蠅疵遂生於玷玉事可鑒
也義無取焉近者讀伏波訓子之篇始悔向人談
過觀德操處時之術允宜卽事稱佳因杼會粹之
衷用補消搖之錄德由潛發故懲寡而勸多道以
邇存詎洪詳而纖略偶倣西齋之記藉耳爲通寧
希東觀之藏寫心則止遙憐松菊從此抽簪漫捲

詩書弁當焚硯冠裳委之蠻府聞見黜乎愚谿倘
遇蘇公復有姑且妄言之請願隨嚴子應以毋庸
求益之辭壬午閏六月立秋日鈕琇書



角用續編
一月
一

鮑賡續編卷一

分目

言觚

字訓

畫

總戎佳論

玉劍訛

藝林名句

禪諷

清客天

文章有本

格軒雜咏

故友箴言

京師竹枝詞

醉隱記

牡丹狀元

三通



瓜
二
目錄

書名

聖武成功詩

曹娥碑辨

家國同慨

西溟書

棉邨麗句

詩聖

脫換法

樾巢近體

律例

園竹詩

首尾限字體

桃花園

天粘

東里奇句

支干

觚賸續編卷一



吳江鈕 琇玉樵輯

言觚

字訓

先贈君曰刻之為義。刀豎其側。將自戕也。薄之為言。冰承其下。將自陷也。有一於此。災必及身。可不戒哉。

文章有本

傳奇演義。即詩歌紀傳之變。而為通俗者。哀艷奇恣。各有端家。其文章近於遊戲。大約空中結撰。寄

姓氏於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考之。皆有所本。如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本於龔聖與之。三十六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撲天鵬。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惟易尺八腿。劉唐爲赤髮鬼。易鐵天王。鼯蓋爲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卽僧孺。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爲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子譏之也。古以孝稱者莫

著於王氏哀祥其首也。若夫萬里尋親。則滇南慟哭。記亦係王紳之事故。近時傳奇行世者。兩孝子皆姓王。豈無所本而命意乎。

畫

坦園通編云。孟子去齊宿於畫。畫當作畫。音獲。按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按之卽此。可証近聞顧氏格軒曰。宰予畫寢。畫亦當作畫。音話。謂施畫於寢也。禮諸侯畫寢。今以士人而用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圻土牆也。侈而且僭。

矣。故夫子責之不然。宰予爲四科之賢。豈有志氣昏惰當晝而寢之事乎。

格軒雜咏

潘稼堂敘格軒遺書曰。其書約有三種。一撰述。二編纂。三評選。皆細書密註。計三十餘帙。可謂富矣。獨其遺詩少傳。蓋格軒於詩。不苟作。亦不多作。余已錄其秋燈篇於吳觚。今復得村居雜詠。猶可想見其人於槃阿空谷之間也。其一。小築聊成隱。衡門繞徑斜。每多驚枕鳥。不斷映牕花。秋月橫漁艇。春風響緯車。苦吟時有得。把酒玩年華。其二。震澤

東迴渚。鱸魚是舊鄉。池菰鮮入饌。畦韭剪初香。綠樹遮低屋。青苔繡短牆。更多堪畫處。漁網挂斜陽。其三。綠滿平蕪處。輕風媚柳條。蝶衣原自舞。燕語故相招。竹裏斜通徑。門前半枕橋。喧塵終不染。隔市亦非遙。其四。地僻人來罕。機忘鳥自羣。魚苗能種水。鴈字得書雲。香靜憑風度。琴幽帶月聞。溪邊帆影出一望。已紛紛。其五。籬下黃花徑。疑眸直遠天。竹深畱雉宿。草暖藉牛眠。艷倚過牆杏。酣垂出水蓮。情唯希種秫。難買傍湖田。其六。流水桃花路。來游可問津。指梅酸沁齒。摘芰冷侵唇。客見將迎

少書成借貸頻。乾坤容嘯傲，我敢任天真。

總戎佳論

項城于大海永曆時予鐵券封伯。皇朝質其母而招之，乃始歸命。改授總兵，順治中由滇南還項。椎牛設讌大會，故鄉父老曰：向者捐親戚，背井闔。藐是一身，遠游萬里。一旦躬擐甲冑，出入戎馬間。兵刃雪飛於前，礮石雷鬪於側。當是時，余豈復有生之心哉？戰必受傷，傷必重創。甚則洞胷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嘗死也。懦夫弱卒，鋒鏑未交，心懷退縮，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避死者，顧反得死。

忘生者，顧反得生。是有天焉，無容逆計也。因袒其體，徧示坐客，癍瘡之痕如繡，見者無不驚嘆。彝陵總兵張忠，孝賢而好文。康熙三十一年，余親家楊允文驚一以中軍守備爲其屬，謁張張必降階握手，備致謙抑曰：君以文章魁天下，致身戎軒，顧僕何人，而屈君於麾下乎？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猶憶少時與一婦棲止茅舍，歲暮絕糧，丐恩主帥之。聞賜錢二百，易麩一斗，將藉爲夕餐，而腹枵心棘，趨蹶仆地，斗麩遂失其半，歸而告婦，相對垂涕，以爲無復伸着之日也。恹恍出門，負暄東牆，偶以柳

枝畫土。晃然若有物耀於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兩。是年進百夫長。家亦小阜。今幸聖明拔擢。建牙於茲。而糟糠之侶。久遊泉下。念之未能輒忘。僕舉此以告君者。要知困極則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動生怨尤。此自絕於天耳。彼蒼仁而愛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雖武人。然其言皆當於理。筆之以爲儉生疾貧之鑒。

故友箴言

余有故友王師石。嘗言嘉善丁清惠公爲南畿操江時。巡視郭外。偶過刻字店。願指左右呼其人來。

遺碑書目丁清惠遺集
明丁賓著

而肩輿已行。閱三日。中軍押一人投之階下。曰刻字店主到。公已忘之。熟視良久。乃曰汝店前所刻扁字。筆畫有訛。呼汝令改耳。無他也。其人自公呼後。隨有夜役鎖至軍府。銀鐺周其身。叱咤盈於耳。晝夜不能食息。逮其還家也。中人之產已費其半矣。是知慎爾出話爲民上者。尤所宜亟。子他日學成而仕。尚其念之。余時甫十一歲。已有味乎其言。旣壯而後。幸叨一命。奉之益恭。故余宰白水。題一聯於後堂云。丹毫一點。迺吾民利害攸關。須念悖出。必將悖入。白日三竿。卽爾室公私畢照。莫謂知

顯不在知微念故友之箴言也

玉劍訛

中山狼傳爲宋謝良所著雖遊戲之筆當時必有所指而不欲明言托此以抒憤耳玉劍尊聞曰李獻吉下獄時劉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對山抹我家人往告康康卽上馬馳至瑾門白之明日卽赦出其後獻吉反嫉害對山馬中錫撰中山狼傳以刺獻吉夫對山之抹獻吉原非望報於獻吉也獻吉卽有忤忌何至若中山狼之甚乎况其文體豐茂非宋人不辨馬東田或有憾於獻吉書此

相誚遂以爲撰自東田明文英華仍之蓋亦未深考矣

京師竹枝詞

指揮陳鐸舊有京師月令其二月云是月也壁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靴化爲鞋都下傳之以資嘔屋噓近日桐城方爾止有京師竹枝詞云清晨旅舍降嬋娟便脫紅褰上炕眠傍晚起來無箇事一回小曲一筒烟亦可笑也

藝林名句

石門呂晚村初名畱良字冀野中年以後屏黜風

騷精研理學。然其少時。每一點筆。輒成佳咏。五言一聯。云病嫌賓客滿。貧覺子孫多。吳菌次爲吳興郡守。地接常蘇。賓朋麇至。才名交累。不久罷官。吳梅村贈詩云。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兩押多字。藝林並稱名句。

醉隱記

區大相字用孺。高明人。前朝萬曆間。居詞垣十五年。所著多館閣之作。其孫崇喆。手抄全集來贄。中有醉隱記。蕭疎醇雅。其事可記。其文亦可傳也。記曰。去余鄉三十里。瀕江而居。有隱君子者。號曰醉

隱。公醉隱。公於他物無所嗜好。而獨寄其情於酒。方其寄情於酒也。沈冥醕酏。嘗累日月。凡家之有無親戚之往來慶弔。世之理亂否泰。身之窮通榮辱。一切弗問也。以是數者爲妨於醉也。年十二三。卽好讀古書。有志著述。尋以爲妨於醉而去之。舉於有司。黻纓繫組。謂可券取。以爲妨於醉。又去之。終身不仕。或勸之仕。閉目搖頭。急呼家人取酒滌其耳。然後快。其才可以仕。竟不仕。其不仕。直以酒故。曰醉隱也。醉隱公旣浮沈於酒。於是鄉之好事者。多載酒從之遊。耕夫牧子。有招輒往。往輒盡醉。

而人亦樂公之易與。于是風日之朝，月露之夕，或藉花蹊，或蔭竹嶼，或杖山烟，或棹水郭，皆無不醉之時。無不醉之地。遺形骸，忘物我，以自適於天地間。迺自號其鄉曰醉鄉。鄉之前大江曰酒池。江之對岸大雁山曰糟丘。嘗命家人曰：我死，魂氣往來於是，祭我多具酒。親戚或見憶，以杯酒相酌足矣。醉隱公既歿，其子中書君仕鑑，卽所構樓貌像思焉。曰醉隱樓。歲時陳設漿醕肴核如存日。親友過者必酌以杯酒。屬余爲記。余維古之以酒爲隱者多矣。未必其真好也。彼生不遇時，或才不遇世，竄

匿瓶罍，浮泊糟粃，以避名而遠害。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醉隱公生遇明時，懷才不仕，無所托而逃於酒。殆真隱者耶。昔屈到嗜菱，以子薦不以菱。君子譏之，其以飲食之故而違親之命中書君是舉，可謂善思其所嗜者乎。余唯不能酒，然喜酒。又喜人飲酒，常居客不至，或客至不能具觴，終日談無趣味，嘗恨不與醉隱公同時，觀其沈冥醅酌之態，以發我趣。又束縛紳弁，無所逃於名義，不能如醉隱公之脫然無累，以適其酣暢之懷。謀於歸，日後括所積俸餘，盡付酒家，日與酒氏酣暢其間，以庶幾

所謂醉隱者也。然且未遑也。故樂道其事而記之。

禪諷

留邨吳公總制兩粵時揚州吳菌次以同譜舊好來游羊城寓長壽寺。寺僧大汕者法筵甚侈而道力未真。知菌次爲總制重客晨夕請見常攢眉而言兩臺延召之頻三司應酬之密六時並無暇逸。菌次曰汝於此間受諸苦惱何不出了家。大汕赧焉慚悚。此雖文人雅諷實可作禪門棒喝。

牡丹狀元

崇禎戊辰揚州鄭元勳集四方才士於影園賦黃

牡丹詩推虞山錢宗伯爲騷壇盟主品題羣咏最者賚以金壘番禺孝廉黎遂球下第南還亦與斯會卽席成七律十章宗伯評置第一時號牡丹狀元。其詩有月華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又曰燕銜落蕊成金屋。鳳蝕殘釵化寶胎。皆麗句也。而讀其全篇尙未盡體物之妙兼與揚州少切。余因點筆題四韻於後。聞道姚家種絕倫。雕欄重見一枝新。色分鶯羽迎風艷。香染蜂鬚浥露勻。小草豈能齊富貴。羣花從此辨君臣。碧簫聲裏紅橋畔。金帶徒誇往日春。

清客天

太倉王太常子孫衆多。而賢顯庵麓臺尤所鍾愛。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試捷南宮。泥金之報疊至。適吳梅村在坐。戲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耶。太常駭問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於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無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

三通

書賈錢桂林嘗見雲間陳卧子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三通者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

通攷也。按楊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伎讀。三通庶幾通乎人矣。富哉斯言。

書名

著書必先命名。所命之名與所著之書明簡確切。然後可傳。若意尚新奇。字謀替代。一有謬悞。遂生訛議。不可不慎也。太倉吳梅邨與客坐語。適有送姑蘇志者。梅邨斜睨。標題呼童置几。畧不展覽。客頗疑訝。梅邨曰。睹其書名。其書可知。考之於古。吾郡或稱會稽。或稱吳郡。或稱平江。國朝則踵唐制。而曰蘇州。則志蘇州者。自應名蘇州志。今稱姑蘇。

將志姑蘇山乎。抑志姑蘇臺乎。於理未達何寓目
爲番禺屈翁山曰。吾粵有嶺南文獻一書。常病其
文不足。獻亦因之。而嶺南之稱。尤未當。按唐分天
下爲十道。其曰嶺南道者。合廣東西漳浦及安南
國境而言也。宋則分廣東曰廣南東路。廣西曰廣
南西路。今徒曰嶺南。則未知爲東乎。爲西乎。故爲
書者。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
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以尊王朝。以合國史。其道
端在乎是。合觀二公所論。可以知著書之體矣。

聖武成功詩

康熙丁丑。今上親征葛爾丹。殲魁係孛。大定漠
北。閏三月十三日。奏凱而旋。萬騎駸駸。六師烈烈。
天子橐鞬戎服。從德勝門入。諸王羣臣蒲伏郊
迎。珪組充溢。髦倪抃舞。誠所謂敷天之鴻休。無前
之偉績也。還宮而後。在朝者揆藻彰勲。諸體咸備。
京江張公新城王公。各有凱歌數十首。喬皇肅穆。
盛世元音。其他以蒼健稱者。有慈谿姜西溟之頌。
以雄麗稱者。有海寧查聲山之賦。而崑山徐公果
亭。倣唐楊巨源體。獻聖武成功詩。五言十章。章十
二句。尤爲典雅。其第一章云。玉帛朝宗。會車書定。

保年顯承揚。往烈欽若契。真傳協律姚。風奏恢紘。
妣日懸時巡。龍馭出清問。鳳綸宣紫禁。桐頻錫黃。
壤賦屢捐巍巍。唯帝德丕冒本如天。二章云敷文。
凝定命奮武。訖方隅。跋扈殲三孽。披猖蹶一夫。纔。
當收獍豸。卽已靖萑苻。海國雲沈艦。天山月挂弧。
式圍真有截。咨牧正無虞。共仰垂衣治。淳風叶瑞。
圖三章云正朔通魚海。輿圖拓象胥。豈期遺小醜。
尚敢極恣睢。負險營區脫。憑遐樹拂廬。詔曾馳博。
望名每竊扶餘蠶。食侵藩部鷓。張震里閭安。民行。
一怒中外有寧居。四章云帳殿神居迴。戎衣睿慮。

長韎韋珠作服。鞞琫玉爲裝。蓄衆仁無敵。勝殘武。
獨揚旌旃林蔽影。組練日流光。魚麗成前列。龍韜。
運上方。軍容分左右。黃鉞在中央。五章云貞卜師。
行吉狂知賊。勢微自違。雞犬詛遂失。虎狼威乍遇。
朱旂合。何當赤羽飛。倒戈膏染鏑。積甲蘚生衣。路。
有千輜委。人無六騎歸。渠魁亾可待。蚤已決神機。
六章云嘉歲逢柔兆。仁聲浹狄鞮。載驅勤展輅。衆。
望慰揚霓。傑休陳歌合。蒲萄飲醕齊。係嬰收乳質。
納費上文犀。驛絡投青海。欹斜舞白題。垂恩行大。
賚。天外醒羣迷。七章云金罇諧雅奏。玉帳啟高雩。

兩。屈。芳。春。節。三。占。絕。塞。雲。長。征。輕。險。阻。勝。畧。重。憂。
勤。駭。浪。平。浮。馬。危。峰。遠。縋。軍。枯。源。泉。自。湧。凍。澤。草。
能。薰。瑞。應。由。誠。感。羣。神。仰。大。君。八。章。云。大。武。張。皇。
地。洪。勲。赫。濯。時。山。形。規。聚。米。士。氣。鼓。行。糜。寇。自。歸。
連。尹。威。猶。斬。郅。支。傾。心。輸。鞞。鞞。流。唱。息。胭脂。溢。路。
聯。冠。珮。充。閭。擁。旄。倪。天。街。迎。萬。乘。歌。舞。看。班。師。九。
章。云。鑿。發。秦。川。永。龍。回。晉。水。清。睿。情。周。隱。蒨。朗。鑒。
肅。影。纓。兵。自。天。河。洗。功。因。月。竈。成。三。農。安。襪。襪。一。
宿。落。欖。槍。大。漠。烟。何。峻。周。行。砥。似。平。無。窮。宵。肝。意。
浩。蕩。及。蒼。生。十。章。云。三。靈。環。黼。座。萬。壽。進。簫。韶。延。
集。瞻。雲。頌。衢。盈。擊。壤。謠。祖。功。分。櫛。沐。天。德。共。鈞。陶。
銀。漢。奎。章。麗。金。甌。甸。宇。遙。池。開。非。舞。駿。門。闕。更。詢。
堯。自。昔。聞。恭。已。尊。光。獨。聖。朝。韓。學。士。見。而。嘆。曰。我。
輩。當。焚。硯。矣。是。時。上。在。暢。春。苑。奏。進。稱。旨。者。加。
秩。有。差。其。文。書。以。葉。金。之。箋。韜。以。文。錦。之。帑。而。各。
鐫。姓。名。銜。職。於。牙。籤。以。束。之。一。帙。之。備。所。費。多。金。
裝。潢。善。手。獲。利。頗。厚。

曹娥碑辨

華州王山史著有山志一書其曹娥碑辨曰世說
新語載魏武與楊修解曹娥碑事註云曹娥墓在

上虞魏武未嘗至上虞是矣。卽蔡中郎避難在吳亦未嘗至越也。今按典畧云魏文爲世子經陳太丘墓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蓋曰思之不解楊德祖答曰陳實之墓蔡邕之辭鍾繇之書絕妙好辭也與世說新語大異。余嘗謂此皆後人傳會之說必無之事也。或又謂當時有兩蔡邕皆字伯喈。一陳畱人卽中郎。一上虞人以孝行舉終隱不仕。乃辨柯亭之竹撰孝娥之碑者也。事固有巧合者。遂致傳訛耳。

家國同慨

元僧雪庵題三山萬歲峰詩云一沼曾教役萬民一峯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屬人。近有縉紳周姓者致政家居見其子日事營造口占四語示之云塊塊黃砂石錠錠雪花銀老夫歸天後依舊與他人家國之理雖大小各殊而無德以居之勞民傷財轉瞬易主同一可慨也。

西溟書

姜西溟臨王廙帖貽余題其後云王廙字仲將其書真學元常草法伯英廙乃右軍之叔而傳書法於右軍者也。然右軍雖云出藍不如仲將多矣。又

題余述哀詩後云嘗怪子美有東郡趨庭之句而不聞蓼莪之悲豈逸之耶得此補之二意皆前人所未發西溟逝矣覽其遺墨不勝悽然存此以誌故人之感

棉邨麗句

尚樸山之子玉藻號棉邨康熙辛巳以事暫假出京題其游七星巖詩於素箋晤余高明官舍詩曰誰鑿雲根一罅開青排古木翠鋪苔倒籠日月疑無地深貯烟霞忽有臺星斗象從巖畔挂鼓鐘聲向窟中來浮生如寄幾回到又被猿啼聒耳哀余

見其年姿韶令辭筆超警延之根青閣索觀舊篇次日以所作來示片紙零書琳瑯觸目咏燕云雨昏南浦飛偏急簾捲東風晝正長茉莉云枕畔夢回羅帳月髻邊香綻玉釵風紙鳶云毛骨已輕歸不去雲霄雖近到無因梅花紙帳云風烟縱少何曾隔雨露雖多總未沾美人病云竊去始憐靈藥誤瘦來終愛舞腰纖夢云五更酒醒人歸後三月鶯啼花落時醒云重門夜靜梨花雨孤館春寒柳絮風白鸚鵡云挂當玉樹春難辨棲向瓊樓夜不知非神擬西崑者無此麗以則也

詩聖

古來詩材之富無若老杜。詩律之細亦無若老杜。而律細於屬對之工見之。風蝶勤依漿江鷗懶避船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對以板為工也。沈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對以活為工也。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以疊韻相對為工也。羈棲愁裏見二十四迴明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以沓字自對為工也。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以四方合兩句對為工也。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

海洗乾坤邊塞西。番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以四方分四句對為工也。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以隔句對為工也。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畱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以下句對申上句對為工也。老耽詩律細非即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乎。此之謂詩聖。

脫換法

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本佛經語而高季廸悲歌則曰貧少不如富老。美遊不如惡歸。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本仲長統語而陳卧子秋懷則曰

不信有天常自醉。最憐無地可埋憂。是知不論何語。一經脫換。便成佳句。格軒嘗稱吳門女子。秋風一聯云。清同月色歸深院。冷帶天香入畫樓。其爲落葉詩。則曰黃隨寒影埋荒寺。紅帶芳心出御溝。亦善於脫換者也。

樾巢近體

近時有選嶺南五朝詩者。意在臚列時賢。而不在表章前哲。故四朝之詩。止三之一。而國朝之詩。反居其二。然求其律細詞清。則自梁屈陳三家而外。惟何子鞏道五七律。爲可誦也。鞏道字皇圖。香

山相國之仲子。著有樾巢集。余就其家購得藏稿。選而錄之。其過澹園憶歐子建云。斯人不可作。懷古向殘園。末路獨相念。高風誰與言。壁蟲乾有字。籬竹老無孫。莫問三千客。年年燕在門。寄匡山石西堂云。武夷迴短棹。廬嶽住高秋。舊路皆紅葉。孤僧想白頭。嶺遙鄉夢入。江逼道心流。三十浮家客。無因學水鷗。坐雨得月云。秋風江上城。殘月雨中明。愧我青尊盡。教人白髮生。溼燈搖草露。涼葉動蟲聲。共作天涯客。登樓正有情。雨中作云。高棟燒銀燭。層簷送雨聲。壁空孤影見。簾靜薄寒生。鐵笛

催三弄銅龍報五更。庭花將盡落，莫遣夜啼鶯。重
過西園云：幾轉初鶯語，西園春盡宜。每於好花處，
轉憶少年時。紫玉紉蘭葉，紅牙按竹枝。徘徊行酒
地，空見粉牆詩。甘灘口占云：步月出灘上，夜歸人
語稀。竹風喧一巷，螢火候雙扉。獨賞興逾遠，冷吟
聲漸微。幾時臥空谷，終日抱金徽。過武侯祠云：天
涯爭奉武侯祠，千古精靈想在茲。魚水亦知能遇
主，江山終恨不逢時。南陽大勢言曾蚤，西蜀偏安
計已遲。徒使老臣頻拜表，出師心事至今悲。春夕
云：黃蝶飛飛又夕陰，數重簾幕隔平林。水邊對月

難尋影樓上看花盡，見心漸老。忽驚潘岳髻，多愁
空抱馬卿琴。青春只道時時在，不謂柔桑已有椹。
日日云：日日悲笳海上來，蕭條風景暗相催。怒潮
打鶴猶閒立，深雨迷花尚鬪開。曉出不知心所往，
夜吟唯有影相陪。天涯縱得投閒地，庾信江南未
免哀。歸至鐵岡云：舟路蒼茫數里烟，風吹秋思晚
凄然。十年故國人空老，一夜他鄉月可憐。下瀨船
從波底起，臨崖燈向樹頭懸。菰蘆自古容鷗鷺，怪
得閒身到水邊。懷李東苑云：樹裏陰濃晝寂然，溼
雲蒸作一溪烟。愁中生計沈杯底，夢裏功名到枕

邊野水流來初落蕊。江風吹起欲吟蟬。蓬門若肯
停車從。經授侯芭。或敢傳寄。虞山巖伯玉。云零落
蒼梧老。一村鄉心空倚夕陽門。路逢盡怨王孫草。
地古能淹帝子魂。新藥店中多病債。舊朝衣上有
啼痕。憑君莫問平原石。共化寒灰。總負恩。登平湖
閣云。人烟亂後半窮荒。湖上登樓見一方。路合燒
痕溪草黑。窓分斜照縣山黃。葉當秋落心先覺。水
自天來夢更長。四海茫茫身未老。勝遊多感在他
鄉。宿準提閣寄陳元孝云。秋深高閣靜中登。一榻
山光宿上層。別夢暗迷紅葉寺。病身閒對白頭僧。

流螢入雨能爲火。凍瀑臨風不化冰。莫怨離憂隔
江水。此時吟盡佛前燈。登中峯塔云。憑高竟日對
斜曛。一片鄉心在白雲。繞寺磬從天際入。向城帆
到水中分。牕開山色層層見。地抱江聲處處聞。便
欲忘憂共杯酒。不堪明發更離羣。暮冬歸訪西山
呈草堂主人云。草堂西望女牆遮。一片松牕晚送
霞。學道漸知歸有路。看山休歎老無家。斜陽靜對
吟邊鶴。淺水閒開飲處花。心戀石樓貪獨宿。滿房
寒瀑月初華。贈家博士任生云。買得寒雲一片山。
朝簪抽罷住人間。憂時亦爲偏安出。避世誰能未

老閉雨凍圍碁敲半夜。竹深孤鶴款重關。舊游記得西湖月。滿匣詩題不忍刪。和贈雲美云。上清秋夜降真仙。月裏霓裳曲盡傳。電影射簾知一笑。柳痕遮殿惜三眠。書成招手呼青鳥。歌罷翻身。上紫烟。不是人間能買笑。後園辜負落金錢。贈老人云。望見雙瞳碧幾層。冬殘畱得滿鬚冰。一家金鎖皆持鑰。十畝嘉禾半飯僧。日午看棋眠社樹。夜深扶婢點河燈。洞中知有能騎鶴。不敢投君七尺藤。夜舟云。江燈忽向老漁分。照見潮生遠處聞。獨鳥半天啼到水。餘霞終夜散爲雲。樓邊海氣昏鐘亂。樹

裏秋聲落葉紛。西舫有人歌白苧。寄將紅淚贈羅裙。寄梁藥亭云。幾欲披緇念有親。閉門依舊水邊人。菖蒲作劍難消恨。荷葉爲衣易洗塵。月色此時看濯濯。車聲何日聽麟麟。爲誰紅蕊參差落。吟斷空園一片春。晝坐云。晝坐高齋新放晴。當門山色背南城。花飛苔徑日千點。蠅打紙牕時一聲。病後客懷多寂寞。夢中人事最分明。十年買酒醒還醉。醒學靈均醉步兵。秋吟云。隔竹西風送暮蟬。蕭蕭疎雨意茫然。數莖白髮添詩債。七尺青藤挂酒錢。地靜野鷗長占水。日斜村樹自生烟。交游十載凋

零盡猶有遺民似葛天咏簾云一幅湘烟半掩門
幾雙春燕遶黃昏每當月到通花氣不待風來作
水痕私語傳多斜見影秋波遮斷兩消魂爲誰返
挂珊瑚冷愁坐空宮憶舊恩元夕坐西山草堂感
舊云雨晴荒縣有春燈照入西山路幾層屋暖漸
低雞樹月石寒猶響馬蹄冰新愁綠酒酣千日往
事紅灰化五陵不用更歌金管曲十年王謝半爲
僧同王方之遊大小石樓云數里輕陰到石樓遠
天斜照一時收村烟未出松門冷人影欲空潭水
秋蝙蝠晝藏諸洞溼薜蘿深鎖一泉浮無端更聽
山陽笛淚落西風憶舊遊皇圖以貴公子而遭逢
離亂刻意抒懷音多哀颯方在盛年爲怨家夜殺
於道其業未竟識者惜焉

律例

自捐納之門闢雖貧如顏子無不市簞鬻瓢爭求
一命之服自風雅之道衰卽愚若胡生亦必捉風
捕月自詡五言之城計改亭曰捐納者遵例而行
宐然已大清律無一人不作詩則九家連坐之條
何以效蘇陸者比戶談王李者塞途也可謂善謹
矣

園竹詩

湖州白雀寺菜竹盈園枝修節巨有女子刻詩於上云閉拔金釵撥翠筠尋春人自惜殘春幽情無限誰能見疎雨東風總未真後書吳門蘇氏碧虬題

首尾限字體

余與頻陽李太史天生相晤於薜蘿莊剪燭論詩旁及雜體太史言往居雁門盧制府出限韻春閨題屬諸賢賦傅徵君青主以蓋頭雨絲風片烟波畫船八字爲牡丹亭曲中語一笑而罷然搦管則

實難綺靡而妥貼也余曰琇幼年曾有此作隨命小胥抄示太史曰辨加哉詩審博惟博故冥搜廣引妙趣紛披雖未免割雞牛刀之惜而成千花塔造五鳳樓亦何不可其勿以少作姑舍因遂存之雨脂紅染女兒溪絲幌朱甍舊姓西風剪巧裁釵作燕片雲閨織錦成雞烟銷香篆金猊冷波動簾紋彩鳳齊畫閣時攜諸女伴船浮綠蟻聽鶯啼雨馬聲過柳外溪絲幃沈醉玉東西風簾上押垂銀蒜片錦安籠鬪木雞烟羃銅溝紅杏發波縈瓊澀碧苔齊畫舸的是金閨鳥船外樓頭伴妾啼

角月綺絲
卷一
雨屐尋芳傍晚溪。絲旛簪髻過鄰西。風姨月姊春
時酒。片石孤花。午後雞烟薄。綃衣珠腕弱。波凌羅
襪玉。趺齊畫橋。一自劉郎別。船去天台空鳥啼。
兩脚初收瑟瑟溪。絲欄寄恨宋牆西。風塵久隔占
晨鵲。片夢難成。惱夜雞烟鎖。梨花魂欲斷。波搖蘋
葉影。初齊畫欄。十二凝眸處。船望江頭掩淚啼。
雨隊添瓶水。注溪絲絲草綠小樓西。風濤幾誤緘。
書鯉片羽空。憐舞鏡雞烟。炮蠟銷珠淚。合波箋香
膩。墨痕齊。畫堂欲寫琵琶怨。船裏青衫莫浪啼。
雨珠盈掬撒寒溪。絲線春量日影西。風柳半垂藏。

水鴨片花時。落打山雞烟。凝瑟戶熏蘭罷。波峭迴
欄倚袖齊。畫出江南三月景。船行芳渚鷓鴣啼。
雨潤如酥羃曉溪。絲絨刺繡碧牕西。風流解舞銜
珠鶴。片段成文。吐綬雞烟裏。賭釵香草集。波間傳
札錦鱗齊。畫衣漬盡芳閨恨。船載車量玉筍啼。
雨燕飛飛下夕溪。絲籠繡帳憶征西。風綃霧縠飄
荀麝。片紙單書。寫庾雞烟點。殘梅粧額就。波涵纖
月影。蛾齊畫屏掩燭春。寒淺船子聲過烏夜啼。
雨檻星牕倚碧溪。絲繩綵柱杏園西。風旛暖護探
花鳳。片枕寒驚。候日雞烟繞。遠山眉黛蹙。波橫秋

水額黃齊。畫樓春曉東風劣。船繫垂楊百舌啼。
雨淋鈴閣唱前溪。絲髻難玄日易西。風淡花疎愁
裏月。片山孤水夢中雞。烟飄弱絮才如謝。波織輕
紈服似齊。畫戟朱門夫婿在。船歸封寄數行啼。

桃花園

宋侍郎楊紹雲吳江人去官歸里于震澤鎮之中
築桃源洞至今猶存去鎮西三里許地名馬甫明
萬曆時諸生錢泊庵自鳧湖徙居焉有桃園十二
畝中坎小池外環幽竹春時花光燦照兩岸日與
諸名人觴咏其中風流勝地足繼宋賢百年來宅

廢園空子孫俱盡無有過而問者余表弟錢雲字
宛朱其族孫也好古工文愴然懷舊徧索追題詩
句彙而成集自冠以序云千株夾岸記寫幽源百
畝盈庭句吟紫陌醉歸杜老賦韋曲之家家棹去
白仙歌武夷之處處乃至揣劉郎之路滿澗連溪
憶曼卿之山倚天照海桃花勝地作者名篇自昔
爲然于今亦有如我泊庵公少愛園居老多花癖
營成別業槎浮笠澤之家選徧名葩核裏龍門之
種激流植援佇雨露之三年漬酒塗箋候風光于
二月流脂點點曉放千嬌習粉重重午分一笑犬

角用新編
卷一
言
賦
野堂
吠紅階之影人驚客到門中魚吞碧水之香風送
春流村外幾度詩成金谷曾自解花貪結子之嘲
一時賓集蘭亭亦共有觴泛流霞之樂境殊不隔
爭看棹入漁郎心旣常闕盡謂巖棲雲客地止踰
乎十畝原對衡門時忽閱夫百年已成古路池歛
衰柳黯繁數樹荒烟徑沒平蕪冷墮半輪殘月蒼
涼之後難言香蹟成蹊零落之餘孰覩紫絲若障
渺矣話傳送菓玉井常分慨焉意識逃名柳橋共
訪園中事往緬小亭覆綺之年江上村多溯密樹
烘雲之處李吟錦浪近體生新韓賦紅霞古風絕

麗敘賓朋之觴咏述士女之遊觀竹裏芳華恍見
有一家占住林間春色儼如從當日看來故或隻
語生香江花獨燦亦有數章疊綺蜀錦紛披一問
棲山永懷傍井將比諸人面東風之憶句可流傳
抑視爲兔葵燕麥之嗟序堪並錄雲也居雖分乎
北阮同在吳鄉路亦出乎南塘常過甫里斜陽燕
子無地尋芳流水鱖魚有時懷舊子孫何處洞中
幾世人。家書卷誰傳陌上一篇風月。公詩失傳止
畱陌上吟一
幅正賴詩題西瀼識杜氏之花潭已多韻用東坡
品我家之錦樹遂使人歌一曲興紫雲紅雨之思

因令客唱數聲。動白草黃桑之感。不必過讀書之
塢。始知樹接溪橋。無須訪載酒之隄。已見烟迷村
路。縱多諸體。皆比瓊瑤。爰勒一編。共登梨棗。冀永
垂藝圃。爭看好句。如花且共識桃園。續賦佳篇。似
畫。

天粘

離離山抹雲。窅窅天粘浪。此少游松江詩也。山抹
微雲。天粘衰草。此少游滿庭芳詞也。其用意在抹
字。粘字。蓋屢見矣。况庾闡賦。浪勢粘天。張祐詩。草
色粘天。鷓鴣恨。俱有來歷。俗本以粘作連。益信其

謬

東里奇句

吳東里先生名宗潛。崇禎末。以諸生負重名於時。
鼎革後。隱于醫。有中秋家讌詩云。大烹豆腐瓜茄
菜。高會荆妻兒。女孫句法極爲奇。創康熙丙寅年。
已八十餘。其將易簣也。忽起坐曰。我尚有詩債未
了。亟呼孫口授。輓沈介軒長歌令書之。爛熳數十
韻。詩成。瞑目而逝。

支干

支干以紀天時。而無關地理。然長安有子午谷。杜

少陵云故人今居子午谷是也潤州有丁卯橋許
渾別業在橋畔因名其詩曰丁卯集吳興有癸辛
里周密寄家里中因名其書曰癸辛雜識我邑亦
有庚申亭今雖其址已廢而其名絕雅可與問鶯
垂虹並傳

觚賸續編卷一終

觚賸續編卷一

分目

人觚

淄川小聖人

嚴拒夜飲

芙蓉閣

食德祠

英豪舉動

妙霓

王价人

李生孝友

獻詩保寨

趙公裕後

預草典禮

月涵

得樹

簡公雪窻



湯司空

傅徵君

西臺篤行

阿顛

二潘

亞盭成神

張羽軍

義娘

觀人之法

歸癡

觚賸續編卷二

吳江鈕 琇玉樵輯

人觚

淄川小聖人

淄川孫先生名若羣學贍品端言動有則鄉里咸稱爲小聖人蚤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訓其子彥方處以廣廈坐不易床供以豐肴食不兼豆雖隆冬盛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孫有二子已就童試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舊將爲之地而未詳二子名屢欲請之憚其嚴

正終不敢發。先生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衮衮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門與輦下諸子，以制藝就正者，一一評騰，務愜其隱，而運之苑枯。年之修短，皆能於文預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令，攜家以行，旣而遣其長子歸，潛就婚課，以書藝忽驚。嘆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泣然而別。歸未匝月，忽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蜀中州，牧卒於官。迄今過其故里，詢孫姓名，或不盡識，詢小聖人，無不識也。

嚴拒夜飲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庄產，不一二年，卽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官，未顯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適至。兩學士設讌，必延之上座。三醕旣畢，卽起還寓。學士曰：甥尙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需。曷飲？夜闌，張燈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于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

惟我舅祖兩眼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

芙蓉閣

崑崙山人少時家貧出資於秋澤錢氏錢以鬻腐爲業每夜五鼓起篝燈磨豆山人輒攜書就燈讀之婦翁弗善也慨然出門從所善商生至銅雀臺無所遇遂抵都下山人以詩酒豪推重當時所歷交游之盛山川之奇不盡述其口之所噉如雪蛆遠餽於蜀山荔漿徧嘗於閩海紫蟹一夕五百螯擘膏於瓜步黃魚一頭六百斤割脆於江陵其目

之所覩如華家玉樹高至四五丈玲瓏月地魏園名菊多至四千本爛熳霜籬婁江老梅一株虬枝遠覆穹如樓閣其中置酒可十四筵滇江山茶五色彩瓣重樓大于盤盂其下積花常二三寸此皆古今所罕邁者晚年倦游歸嚴墓築堂村中曰蠅螟寄東偏芙蓉閣爲太倉王文肅公題今其閣已易主矣余訪購遺藁僅得雜文墨跡一本草法皆祖二王山人不以書名而書復絕佳才大者何所不可哉山人之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時世宗齋居西宮建設醮壇敕大臣製青詞一聯懸

於壇門春芳使山人爲之山人走筆題曰洛水靈
龜單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
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
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乎天天生嘉靖
皇帝萬壽無疆李以進呈深加獎賞由是公卿互
相延譽其本傳謂大臣應制青詞多假手山人者
以此乃他書移之別氏則以雕蟲爲山人諱也

食德祠

瓊士之赴省試者越海遡川途經三千里往往困
于裹糧多至中阻順德梁廷佐爲定安教諭迎養

其母馮氏馮日擊其艱呼廷佐而語之曰汝忝爲
人師教與育皆汝事也今定安之士貧不能應試
而汝能漠然乎我手治絲葛得絹布若干匹并鬻
我簪珥買田於是邑取其入以供往來行李俾單
寒士子俱踴躍於功名則我之畱此方者較之貽
爾子若孫爲久且大矣廷佐遵命置腴田三百畝
於居丁庄諸生羣感其德卽於庄之左爲馮建立
生祠康熙辛未落成設位於內至者千有餘人屬
屈翁山題其額曰食德誌弗諉也馮年二十娠廷
佐七月而寡撫廷佐慈而嚴皇朝制應雍髮雍

則令廷佐藏之。積盈數缶。廷佐亦於祠側築藏髮隴焉。攷之婦人生祠前所未聞。今適與洗夫人廟相鄰。洗受祿保民。馮置田育士。洗以功顯。馮以節成。歸然海南。允堪並峙。

英雄舉動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壺。劍一口。手操不律。一目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

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鬪諧。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之頃。熊忽問曰。海內盛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攜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踟躕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爲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盞。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粲。吳下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子。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

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咀啖，馮啜飯七餘，而已能起入內，良父始出曰：我有書一緘，便道可致我故人，毋忘也。求援之事，盡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爲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僕祇受，然意甚快快，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卽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卽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馥，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霞煥，才辯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爲遙。

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蚤舁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子，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妙霓

貞姑妙霓，字靜韶，我邑江髯翁之仲女也。情念矜禮，道悅苾蒨，堅守不字之貞，妙解無生之諦，以是口誦青蓮，虔皈摩竭，手裁紫鳳，巧邁因祇，售針絕

之文章。廣施貧子。假貝多之歲月。永侍高堂。迨乎
塵勞欲息。禪悟已深。預示冥期。遂遊淨域。若非玉
卮之偶。謫豈到人間。此蓋金粟之再來。應還天上。
爰吟長句。用誌奇踪。詩曰。天香飄處。雁來時。太息
人間失女師。文熟五千通。妙覺儀蠲。九十見貞持。
組紉功爲慈。雲積滫瀡心。唯孝筍知慧。業淨因誰
得。似千秋空說。寧馨兒。

王价人

秀水布衣王价人。高隱工詩。與王言遠同里相友。
善順治中。言遠爲廣州太守。約价人攜藁入粵。將

梓行之。价人欣然。命棹至瑞洪鎮。鎮有張睢陽公
廟。卽鄱陽湖神也。渡湖者必割牲祀廟。然後敢發。
以是帆檣所集。香火紛稠。營血池。殷羽毛。阜積。价
人以睢陽公義炳千秋。功撐半壁。陰主楚粵之靈
封。默相風濤之巨險。自應軫民財而紓物力。乃明
禮之侈。同於暴殄。神意當不其然。因爲文祭告。焚
於鼎。解維渡湖。行不數里。忽逢羣盜劫舟。同舟之
貲已罄。搜及价人篋。行唯詩藁四五帙。怒投於湖。
迨至羊城。官署言遠欲理前約。一無以應。乞其副
墨。竟不能記錄。隻字鬱居。歲餘復得詩餘百闕。緘

之藤笥而歸到家發視諸物不改而詞藁碎如刀
劃。逝風片飛無完紙矣。故价人著作甚富而傳者
絕少。其金陵懷古十絕句極爲時所傳誦。猶誌二
章云。鍾山王氣繞飛龍。雲外參差紫閣重。遙想當
年明月下。宮人初聽景陽鐘。水滿秦淮長綠蘋。千
秋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主
人。

李生孝友

李生中德之父。京師東城驍騎校也。康熙十二年
從征入閩。十三年中德參軍陝西。攜家人秦秩滿。

偕母而歸。其父已自閩回娶妾生子。恐嫡至非妾
所樂。遂不許相見。而休之中德。涕泣蒲伏。啟父曰
我母少時從大人入關。盥櫛於鞍馬之間。炊紉於
鋒鏑之下。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今頭且半白。男幸
獲升斗祿。承菽水歡。方以團圓爲慶。母之賢。大人
所知也。于七出之條。無所犯。何忍中道棄之。熒熒
邁年。徬徨何倚。我母止生一男。而勿使男終母之
養乎。言未既。以頭搶地流血。沾衣。父終不聽。再請
別室而居。亦不可。中德念畱母違父。非人子自靖
之誼。廼于東直門外營密室。居母。復買一媪。一僮。

供其汲爨之役。每日下直後蚤晚侍父側視膳問
寢無幾微憾容與庶弟燕笑如常伺有間則潛往
母所定省而父不知也如是者六年迨父病棘始
告其父迎母還父深自悔咎垂淚而瞑未幾妾亦
隨歿遺有四子其母不以前事芥蒂視如己出而
中德亦撫若同生歲延師訓之其後食指漸繁不
能設西席乃自爲師位于堂列坐諸弟講誦無輟
余嘗過其家書聲琅琅從戶牖間出長幼之服裘
葛以時寒燠必備其子六齡亦在塾短襦敝緼而
已余因歎其處人倫之變而孝友不失其常可謂

賢矣中德字子峻受業於余通滿漢文能詩

獻詩保寨

戎馬盈郊干戈塞路當斯時也守土之臣建牙之
將或係組而欵迎或匿章而潛竄貽辱含汗踵相
接於世矣若夫智足保人辭能却敵魯仲連繫矢
一書郭子儀立馬數語自古逮今未易數見而况
問之巾幗者流乎前朝俞指揮良輔南征入粵誅
諸寨之未附者潮陽郭氏貞順從其夫周伯玉依
溪頭寨俞兵將臨遠不數里貞順手製長歌題爲
俞將軍引獻投麾下其詩曰將軍開國之勲臣蚤

附鳳翼攀龍鱗。烟雲慘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濱。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轡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高旻。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筮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黧龍夜臥千溪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欲爲將軍紀勲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屬壺民頌太平。摩崖勒盡韓山石。良輔覽詩大喜斂兵而回。一寨得全。貞順後與伯玉卜築偕隱。壽至一百二十五歲。洵乎閨幃奇傑。亦詞翰雄才也。

趙公裕後

趙僉憲公之符字爾合武清人。慷慨謙和。甚著聲望。而延師訓子尤極留意。予同年友項松心以文品見重於公。適館三年而病。公令其子晝奉湯藥。夕視寢興。迨其歿也。棺衾之屬無不腆備。復爲送柩歸鄉。庇子入監承頂之後者。爲宣城高阮懷是。

時適有博學鴻儒之選。公以阮懷應詔得入詞苑。仍割京寓之半居之。歲供米炭如故。武清縣學宮圯壞。公捐二百金。首倡修整。康熙戊午地震。復傾。公獨力重建。廟貌聿新。其隆文愛賢非尋常搢紳可及。以是公子四人。三舉孝廉。一成進士。世之欲裕後者。當以趙公爲法。

預草典禮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文皇后賓天。上詢儀制。于宗伯。倉猝無以應。蕭公永藻爲儀制司主事。已預草典禮。精詳周備。由是深加器重。不次拔擢。遂

至廣東巡撫。其爲巡撫也。一介不取。紀綱之僕。張二潔如其主。以賂進者。亦正色峻拒。立品於臧獲中。此在近世尤難。

月涵

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曠。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緇素宗仰。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于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游。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

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游補一書，俱言孫
悟空夢游事，鑿天驅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曆
日先晦，後朔尤奇。

得樹

崑山徐相國仲子樹本，字道積，常與余言人。要于
安樂中求生，須以堅忍爲性，容忍爲度。因自號忍
齋。康熙丁丑成進士，與宮詹先生同寓京邸。每日
蚤膳罷，輒閉門謝客，置几於堂，恭跪几前，習寫御
試策一通，其書端勻，迥媚小有錯悞，則易卷重寫。
如是者一月而後，廷對，心以象賢爲期，二甲第二

入翰苑，非其志也。先是相國於宅後度土築園，偶
得鄰家老樹，聳臨池上，顧而樂之，乃經始焉。迨乎
園成，取子美老樹空庭得之句，名曰得樹。忍齋韶
歲巍科，繼美前哲，追念嘉名，洵非誣矣。

簡公雪冤

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
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都，前學使者無不
藉營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屹不爲動。每
發榜後，進諸生而面誨之，某某解題中欵，某某用
古入化，並不攤卷於案，皆能背誦其文。余亦在列

所目覩也。試蘇州題中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寫上爲尚。公呼是生。問故生曰。憲名未敢正書耳。公怒曰。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貴乎立品。卽小可以見大。卽窮可以徵達。推此意也。他日徽倖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爲之矣。跪生於庭。立令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險人也。向與公同官。屢有干請。公薄其爲人。不甚應之。是時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於獄。公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啟門視事。忽狂呼曰。簡部議白公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寃之。

湯司空

睢州湯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床。上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筭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猶有以僞學劾之者。獨爲君子。不其難乎。

傅徵君

傳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檀皇甫元晏之重名秉
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精墨妙爲此以珍康熙
己未 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爲推薦青主以老
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子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
門外稱疾荒寺八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
朝者履滿其門堅臥不起 朝廷遂聽其還鄉是
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
學自負又復拓落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
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掃迹於
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邁俗而有先見之

明也。

西臺篤行

李伯熙名化龍自號木洲居士生時跣趺從母胎
出幼常夜見光明無際有大士于光中現提命伯
熙甚殷頃之乃失自是可以不然燈燭能昏坐讀
書其家在波羅南海神廟之西名曰西臺年十三
偕諸小兒往來廟前題二絕句人爭傳頌遂儼然
有詩名矣後以明經入成均歸教子于家塾分人
禽二門稍不率則令之從禽門出入至人家多命
子執雨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屐晴輒

委棄途間。不瑣瑣以小信爲意。日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父子相與折葵煨芋食。雖耕夫漁父卽畱共餐。執手語終日無倦容。偶以苦吟行入一少婦家。思不屬。遽入其幃。臥鼾聲如雷。少婦爲具。薺以待比。其夫及翁媪還。伯熙尙撫枕推敲成篇。乃起索筆題之。相笑語各無嫌猜也。朋友有過則直言切諫。見通家故人子弟則坐而詔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無不跪而受命。晚年臥病西臺。有劉生者見其盛衣冠入學宮。問之笑語如常。而伯熙已于此日逝矣。其篤行遺風至今不

衰。過西臺者。哦其壁間詩。如見木洲先生焉。

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俗訛爲鼎湖湖與山相吞鬱故其雲時時蒸動而出人入其中如臥行破絮恒對面不可相見山宜薺茶山僧恃此而給聚居其上不待行乞也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寄僧寺爲之採茶常竟日不食雖值甚寒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幘織爲屨較其足倍長濶曳之行或掛杖頭置墻隙輒跣足出入白雲深處呼之多不應與人語多不能解因其呼爲阿顛其腰間懷如

黑石者二無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來卽從火取出收還故處曰燒尙未熟熟則與爾共啖之其卧席中間有雙手掌痕夜分喃喃似語亦無有解其語者山故多虎一日啞二牛去寺僧戲謂顛曰爾能擒此虎否顛曰諾遂編草爲索請繫之來至日暮返照射入峻阪遙於雲破處忽見顛以草索繫一白額虎自阪叱叱而下約二里許直至寺前指謂僧曰此盜食吾牛者隨引虎頸索鞭虎腹背數百衆畏索斷不可測咸請放之乃聽去虎垂尾疾走若犬畏人擊狀人以此識顛之異而顛固如

常也蓋至今猶在白雲中

二潘

潘力田嘗戲謂吳愧庵曰世有潘吳之目豈不以潘勝吳耶吳曰世皆言蛟龍未見龍遜蛟也近日博學鴻儒復稱南潘北李李謂天生潘謂稼堂也稼堂與力田爲異母昆弟雖隱顯殊途而才名接武可方二儔

亞璉成神

明萬曆戊午歲增城縣獄卒名亞璉者素稱樸健是年十二月逼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

聲聞於外亞穰亟止之兼問其故衆曰歲朝將臨
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
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穰俯首良久
忽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月
二日齊來赴獄我釋爾罪應死爾俱不來我亦死
爾來而或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人來我至壽盡亦
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濶疎
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前囚
陸續而至按名呼入不少一人亞穰鼓掌大笑曰
善哉遂跌坐而逝獄衆感德浣濯其體而加漆焉
亞穰爺穰字不見於書唯閩粵之俗有之謂末子
爲穰亞讀如阿穰讀如來

張羽軍

張翬字羽軍一字采舒吳縣人工詩善琴而豪於
飲性喜交游重然諾卽利害無所避年十八從其
父于京師聞旗人有法寶者才而好士以詩謁之
一見傾倒賓于家禮意優渥往來酬唱者半載翬
父促歸寶以五百金爲贈翬固辭曰大丈夫一日

定交。則終身生死以之。彼須金而結者。悠悠世上人耳。非所望于公也。揮手而別。寶倚國戚。且數以吟咏傲其儕輩。行事不甚循理。上聞之不悅。寶懼禍。挈妻子奴婢十數人。出走買舟。直抵湖廣。訪其舊友。總兵某而某已歿。惘惘無可依。因念吳中有故人張翬。俠者也。家在虎阜。猶憶曩年分岐之語。投之必能納我。遂泛長江。由毘陵潛達姑蘇。一日山塘晚市初罷。翬侍其父夜酌。忽有叩門者。翬出見。乃寶也。翬延之坐。入告其父。曰。法公爲我知。已被罪出。亾于國法。無赦。畱者罪與之均。今窮而

歸。我畏法。則執而首于官。死法公矣。昔孔融藏匿張儉。義聲炳于千秋。敢告嚴君。將背友而保家乎。抑舍生而取義乎。翬父張目奮髯曰。北海之母。何人。我豈不及一巾幘哉。其畱之。因致諸窟室居焉。先是寶出奔時。九重震怒。命大索天下。寶寄翬日。久恐事露。累翬乃與故所善鄒生謀。更移無錫之惠山。康熙二十四年。翠華南巡。寶之僕告寶謀逆。且歷指所匿處。捕寶并逮翬。與父。翬力辯。父脫罪。翬竟論斬。臧等流。秦凡官於秦者。高其義。皆願與交。不以流人目之。爲之營居長安市中。造其

廬蕭然環堵花木幽疎客至攜入小樓輒具尊酒酒闌鼓琴一曲或賦詩四韻若忘其身在異鄉矣余惟翬慷慨自命知難不避意必有英悍之色見於眉宇如朱亥郭解之流今觀其貌恂恂撫雅絃歌終日則儒生也而烈士哉乃其父亦非常人也

義娘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爲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剿鄭寇大掠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卽躍入井騎士窺井大

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烟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褰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往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米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卽以錢買

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爲之拔箭
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
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
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
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爲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
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
舁運磚土築成小廟并以瓣香酬賽自後舉家安
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民各
致錢鏹大啟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
曰王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
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觀人之法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不特持己之道宜然卽此
亦可得觀人之法康熙初先贈君挈余同表弟徐
元灝就童子試於江陰僦一樓爲寓旁有小樓一
人設几榻其中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警欬之聲
先贈君異而詢之主人則武進趙申喬松伍也先
贈君因引余與元灝謁之兼以課藝就質時趙年
止二旬容顏肅穆言語安詳手評所質之文亦甚

簡雅先贈君退謂余輩曰此真讀書人必不以諸生終者汝其誌之。後二十年余筮仕項城趙已成進士宰商丘與余爲同官而先贈君見背今又二十年趙以刑部主政家居特起爲浙江藩伯未幾進秩巡撫崑山徐相國神貌莊重作書尤極端楷卽便紙小札從無一筆潦草猶憶戊辰之春相國方以閣學解職在京余將之任白水相國謂余曰我有鬪酒詩三十章姜西溟已序於前汝駢體文甚佳爲我題一跋於後兼可畱別也余以藁呈中有滁字訛寫作滌相國粉塗其上然後用細楷改正而命登於卷其於一字之微敬慎若此他可知矣蓋人未有意氣傲慢舉動疎忽而能成大器享大名者也。

歸癡

崑山歸莊字元恭依隱作達結廬于墟墓之間蕭然數椽與孺人相酬對嘗自題其草堂曰兩口寄安樂之高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鄰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吳俗每逢改歲必更易紅箋以吉語書門忽一元旦見其門有北平都督僉事南臺御史大夫一聯賀歲之客訝而未解其意元恭曰

角用續編 卷二
我亦欲集福壽來平安耳。元恭於行草法甚工。乞書者每作極不羈之語。應之以是寶其墨妙多藏。皮于家不敢輕以示人。一時遂有歸癡之目。然元恭實不癡也。

觚賸續編卷二終

觚賸續編卷二

分目

事觚

新城家法

啞樵

丙辰會狀

魚頭

溺妾入夢

白蕈散

名字前定

喉簧腹鼓

海天行

綜

季氏之富

象聲

嗣姑化男

餓餓



雙雙

澤民實事

于家琵琶

夜光

豹仙

猿風鷹火

東坡亭

奇嗜

兩夢

紅衣土偶

相墓四大惑

樹怪

還金

紅娘子

少陵骨

十力前知

小座師

岳家神兵

觚賸續編卷三

吳江鈕 琇玉樵輯

事觚

新城家法

新城王氏自叅議公而後累世顯秩家法甚嚴凡遇吉凶之事與歲時伏臘祀廟祭墓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子弟名入泮宮其婦始易銀笄練褰否則終身荆布而已膺爵者纓紱輝華伏牖者襜褕偃蹇貴賤相形慚惶交至以是父誡其子妻勉其夫人人勤學以自奮於功名故新城之文藻

襜褕偃蹇貴賤相形之昭也

角用續錄 卷三 一 賈野堂
貽芳衣冠接武號爲宇內名家。

喉簧腹鼓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以後每寐熟喉間有聲如鼓簧許州伶人伺其寢卽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稗史彙編云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聲亦上一月一作經數十醫莫能治腹鼓可對喉簧竹革之音由肉而得此乃古今所創聞者

啞樵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隨以泥封洞口樵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爲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海天行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

產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

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卽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垣墻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巖業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

角用系... 卷三
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
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
以達天衢允宐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擗
擋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徒其
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
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
祖不肖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
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
九閻難叩幸邁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
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

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
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
人絡繹而至賚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
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
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
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
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
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
斛紅靺鞨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
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

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鼉鼓三通乃始啟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賚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璿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

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賚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嶽帔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伴在池宐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

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君从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元時陳孚出使安南其國宴享之際以殊盤進炙魚人面魚身置之席上孚舉箸取雙目噉之魚味在目彼國服其多識三十八人之首未變者蓋亦將爲人面魚也

丙辰會狀

吳門彭修撰定求爲雲客先生之子幼奉乩仙甚謹雲客嚴禁之終莫能奪籙練既久遂能通神廢乩運腕不假思索始爲詩文繼爲制藝隨筆疾書悉成佳構棘闈獲雋用此技也康熙丙辰歲計偕入都余友吳大馮與彭有舊得其經義秘本示余

內有硃書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十字余竊異之及禮闈榜發與殿試傳臚果皆第一蓋功名之事原有定數而元君獨能預告之所謂元君者豈卽所奉之乩仙耶或云乩仙是前朝進士松江杜麟徵

綜

蒲城王孝齋名綜謁選縣令唱名讀如梁王不應唱至再三王趨進曰知縣名讀如京而呼作梁未敢應耳吏部哄然曰汝進士出身卽已名尚未識耶綜爲繫冠之繩古謂之幘梁故字書止有梁音

汝乃以偏傍讀之謬矣又吳江有廩生沈龕順治中江南督學御史歲試點名不解龕字乃破龕爲兩呼云合龍識字之難如此王綜以知縣內陞禮部康熙三十二年出爲江西督學道今之司文柄者其學問大抵然歟

魚頭

陳州環城皆水水產佳鯽康熙初旗人張自用巡撫河南陳州牧以鯽餽之揭書鮮鯽百頭張甚駭愕促召中軍以手摺示之曰送魚者皆稱尾此獨稱頭陳州牧由進士得官當必有說中軍曰職有

知書之胥白謙可令入對須臾謙至跪而答曰小人常讀詩經有在藻之篇其首章云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其次章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故魚有稱尾亦有稱首者今州牧之稱頭而不稱尾正見其尊上之意張大驚喜手扶謙起曰汝有此大學識豈可屈居下役汝卽入我幕府尚掌書記可也自後事必諮謙謙行則行謙止則止不踰年拔爲本省提塘復改文職以同知解秩歸儼然據開封摺紳之座矣昔人有一字師今之白謙其一字官乎唐賈島騎驢遊東都得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

門之句又欲用敲字改推字沈思未定不覺墜驢適昌黎韓公輿從而出遇於塗島以質公公曰敲字佳矣島起而下拜宋范文正公撰嚴子陵祠堂記成末句爲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伯在座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李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從之元薩天錫有詩送笑隱住龍翔寺頸聯云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虞學士見之曰詩固好但聽聞字意重唐人詩有林下老僧來看雨改作地溼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勝薩大服而去皆所謂一字

師也

季氏之富

江南泰興季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下季自滄葦以御史回籍後尤稱豪侈其居繞墻數里中有複道週巡健兒執鈴柝者共六十人月糧以外每夕犒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康熙九年霖雨連旬恐霉氣侵浣命典衣者曝裘於庭張而擊之紫貂青狐銀鼠金豹舍利猴之屬脫毛積地厚三寸許家有女樂三部悉稱音姿妙選閣讌賓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繡袍錦靴一妓之飾千

金具焉及筭而後散配僮僕與民家子而嬌憨之態未能盡除日至高春晨睡方起卽索飲人參龍眼等湯梳盥甫畢已向午矣製食必依精庖爲之乃始下箸食後輒按牙歌曲或吹洞簫一闋又復理晚粧尋夜宴故凡娶季家姬者絕無聲色之娛但有伺候之煩經營之瘁也

溺妾入夢

山東單務孜號秋厓仲弟務嘉皆舉進士同官於京師秋厓有妾少而艾甚見珍寵居久之請假歸省慮妾隨輿而東不免風塵之困因買舟潞河俾

其母偕以行甫出津門狂飈驟發舟覆而歿秋厓
抵家後妾計至矣聞之不勝震悼閱二載復之京
就補道由德水去州城尚數里而遙西日已落投
宿村店店主辭曰茅舍土床固不足以肅尊客且
小有不靖恐驚從者耳維時道路昏黑僕馬饑倦
遂強而入宿焉秋厓疑於店主之言展轉不能成
寐殘燈在几乍滅乍明忽於東壁影出紅綃一縷
頃之又於紅綃上疊現青綃一縷宛似婦人衣帶
未幾湘裊垂地玉顏半露擁髻低徊移步而前則
昔年沈水之妾也欵欵而言曰妾荷君厚愛不幸

罹茲水厄與君永絕久俟於此以求一見行當再
生君家爲君猶子君亟入京延僧於長壽寺設水
醮一晝夜幸藉祈禳庶免殤歿言訖仍隱壁而去
秋厓如夢始寤大呼有鬼羣僕燃炬四照聞無所
見曉起蓐食兼程入都是時務嘉果於五日前舉
雄與妾語適符方妾之溺於津門也求其尸再宿
乃得錦靴未脫金環在指但兩手堅握不展展之
則掌中各有黍米在焉秋厓季弟孝廉務劭嘗與
客道其握黍之異

象聲

都下有爲象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
一音乍發衆響漸臻或爲開市則塵主啟門估人
評物街巷談議牙僧喧呶至墟散而息或爲行圍
則軍帥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烏啼獸嘯至獵
罷而止白一聲兩聲以及百千聲喧豨雜沓四座
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
几而已吳南邨先生嘗言古法之不傳於今者有
三嘯其一也象聲之戲蓋得嘯之遺意而極於變
者今其人已沒而法亦不傳

白蕈散

明萬曆間龍谿林茂廢學溺賭家產蕩盡適有表
兄李姓者經商廣州將往依焉至羊城太平門訪
之李去香山縣貿易不得遇急欲覓香山渡而心
緒忙迫聞粵語音不相通遂誤上肇慶渡渡法人
給一牌將抵埠計牌收錢同載六十五人俱交牌
與錢畢及林則實無一錢乃解衫爲質渡主憐而
免之迨於登岸則肇慶府而非香山縣也益徬徨
無措仍以衫質食於店閒游街市仰見督院榜示
府中公子患病有能治者與百金是時吳公元夫
總制兩粵亦龍谿人中年止生一子甫弱冠而身

染黃病嘔吐膨脹不能飲食兩粵名醫延致殆遍百治不效故有此示茂自度窮困已極姑妄應之以博一飽不則謚屬同鄉當無大咎遂揭榜紙納於懷爲守役所見執茂赴轅傳鼓言其故卽命延入吳坐中堂茂憔悴藍襖蒲伏階下吳問知醫乎曰知問其姓曰林問其居曰龍谿吳曰同鄉大姓也命起而與之坐少頃左右扶公子出茵黃如金而腹大於瓠奄奄僅存一息茂畧作按脉狀漫曰不難治也左右皆掩口笑吳問應用何藥林復漫曰此症非君臣佐使之劑所能愈進一草方當獲

神效吳賜以酒食遣中軍官與同騎而出茂枵然已久忽饜珍味腹作痛幾欲墮馬行至城外曠地請停騎於此間覓草實遺矢也而於糞土中見鮮葦一枝色白肥大採取入袖告中軍曰仙草已得聯轡還府而日向夕矣茂固不知白葦之能療疾也聊藉以塞責兼可晚餐耳亟命煮湯進公子是夜宿府中展轉不能成寐明日天尚未曉內傳林先生甚急茂驚懼不知所爲曳履而入見公子坐床啜粥魂魄始定公子曰昨飲湯更餘大吐濃痰一器中有三紅筋析而細視則血裹人髮糾纏成

團今自吐後胸膈空洞思食與無疾同非先生其
孰奏此再生之功未幾總制公亦至再三稱謝茂
意甚恟恍惟唯遜讓而已雷閱數日設宴召茂
贈以冬夏之服一篋黃金十笏白金三百兩樓船
甲士送歸龍谿方茂之出制府也潛往遺矢處發
白蕈之根乃從敗梳而生蓋梳能治髮梳發爲蕈
以驅髮瘕宜得速效茂因悟藥理還家後遂習岐
黃之術而家日以饒嗟乎天下之人中鮮實學而
盜虛聲享厚利者獨一林茂乎哉

嗣姑化男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
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
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
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
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徧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
嚙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
日欬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
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詫其妄鳴於官
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
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

迎黛粉之痕未消。瑱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蝴蝶裘。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蠻樣。

名字前定

金文通公之後世居吳江之曹村村分南北如南北阮南居者貧而勤學北居者富而寡文方公在娠時其翁姥宿南村小樓一夕忽有砲聲夢驚偕寤聞空中語曰今夕吉時爲汝家德兒上梁詰朝訪之則北村興築新宇鼓樂升砲也地極閎敞制

尤壯麗廣庭夾道環以流泉庶民之家所未曾有公生而彌月太姥襁攜外氏舅問甥有乳名否曰未也舅命之舅曰觀其形貌端純似有德者可名德兒太姥憶空中語心頗喜訝然秘不告人閱三十餘載公已貴而北業漸替以其居出鬻太翁受之今之端清堂是已嘆息數有前定始與賀者言其事公少時遇運乩者詢終身祿命乩曰汝豈凡人也耶故字豈凡

餓餓

丁丑狀元李蟠字根大書法不甚精楷文思亦復

遲澀當廷試日諸進士薄暮皆出而蟠獨畱殿前
護軍催督甚急蟠泣告曰畢生之業在此一朝幸
毋相促以成鄙人功名護軍哂諾直至四鼓始獲
呈卷 上廉知之以爲苦心之士拔置一甲一名
同榜探花則慈谿姜宸英也姜作五言戲贈云望
重彭城郡名高進士科儀容如絳勃刀筆似蕭何
木下還生子蟲邊更着番一般難學處三十六餽
餽蟠偉幹虬鬚狀似武人其爲諸生時以刀筆聞
廷試懷麪餅三十六枚餐之至盡餽餽都下方言
也

雙雙

吳門有名妓蔣四娘者小字雙雙媚姿艷冶儂態
輕盈琴精奕妙復善談諢花月之筵坐無雙雙不
足以罄客歡也毘陵呂狀元蒼臣遇於席一見傾
悅以千金買之攜至京師扃置花市畫樓窮極珍
綺以資服饌自謂玉堂金屋稱人間佳配而雙雙
以爲瓊盜芙蓉雕籠鸚鵡動而觸隅非意所適順
治甲午除夕共相餞歲出兩玉卮行酒呂斟其舊
者奉蔣曰此我家藏重器爲卿浮白蔣以新者自
與仍以舊者還呂曰君雖念舊妾自懷新呂意怫

然明年放歸吳門雙雙構室南園頗有卉木之勝
崑山徐生其舊識也泛扁舟訪之蔣畱茗話徐生
曰四娘已作狀元婦何不令生狀元兒而重尋舊
遊耶雙雙曰人言嫁逐雞犬不若得富貴壻我謂
不然譬如置銅山寶林於前與之齊眉舉案懸玉
帶金魚於側與之比肩偕老既乏風流之趣又鮮
宴笑之歡則富貴壻猶雞犬也又奚戀乎嘗憶從
蒼臣於都下時泉石莫由怡目絲竹無以娛心每
當深閨晝掩長日如年玉宇無塵涼蟾照夜徒倚
曲欄之間悵望廣庭之內寂寂梵音忽焉腸斷此
時若有一二才鬼從空而墜亦擁之爲無價寶矣
人壽幾何難逢仙偶非脫此苦海今日安得與君
坐對也徐生大笑而別

澤民實事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邦本計者莫先於興
利除害害不除則利亦不能興也故出而在外入
而在內凡有地方之責其於民間疾苦或因時陳
告或卽事籲聞其始相其可行而後爲其旣期於
必行而後止議定一朝澤流萬姓則言與人俱不
朽矣河南自闖賊蹂躪之後田野半化污萊天

朝底定荒者減其額稅惟靈寶一縣以許姓族大糧多當事避嫌未經豁免虛糧二萬貽累日久康熙十七年江采白甫至其邑夙夜籌畫三請於院司竟得奏蠲令境歡騰江亦因之內擢舊例順天獄之罪犯軍流者必俟咨行各省僉妻到日然後發遣康熙四十年錢再亭爲京尹請先掣定地方押赴本省領妻同解則繫者不致淹滯於囹圄行者不致欺辱於道路三便之奏奉 詔允行又琉璃亮瓦二廠舊例除官房富戶外小民計屋輸租而貧苦之氓倒壞之舍糊口未能算緡何出請悉

貸之於是歲免租四千三百有奇當再亭在垣中時建白俱切政要而其尹京兆也猶不忘民瘼天下稱之江采白名繫漢陽人錢再亭名晉錫太倉人

于家琵琶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謔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闈多嫻此技而紅桃纖指嬌喉攏絃叶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卽知爲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闖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闖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

秀且已登科。丐爲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燹。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晝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痴。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闖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同霰集。孝廉與牛子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啟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

聲。觸其夙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諦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縛入帳。識爲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于觸麾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

通判終

夜光

藍田幕客瞿修齡言於康熙三十年四月陰晦之夕從其主人勘地至一山間時方二更豁然天曙紅光浮嶺朗照林谷行三四里許仍復昏黑昔于頓音頓在海南時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是夜海中大金鰲浮出有光照耀天地遍嶺南悉見乃知是鰲所爲秦地去海萬里何由得光蓋深山大澤俱有龍蛇之屬不第金鰲有光也

豹仙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貲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卽爲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愜意適見君有閔館絕遠囂塵暫頓妾婢於此當圖畱珠之報用酬

割宅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瀹茗於盃。更侍遞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過。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櫛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必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

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闐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恕。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陰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被譴驅。無庸畱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

解脫續編 卷三 三 野堂
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

猿風鷹火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卽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

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啟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救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

德沒齒弗諉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
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
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
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
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
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
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於是遂亟錄之天甫
尚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未帙色若不懌者嘆
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畧
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

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
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
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
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
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颺
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
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
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
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
披髮仗劍以日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

朝烈日如故有司誚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褻天之術宐其于神怒遭冥誅也

東坡亭

昔蘇公子瞻在惠州時結亭白鶴峰上今名東坡亭面臨東江而附州之歸善縣城適當其前自有亭以來城牆頽墮廣四五尺許屢築屢圯久不修治康熙三十四年縣令林宸書決計完之土人以爲東坡勝蹟應仍其舊林不以爲然卜吉鳩工以蠟灰累石備加堅鞏月餘又復崩陷如故蓋蘇公之神棲游於此不欲障其眺望也亭之左右有水二泓一曰硃池一曰墨沼燃燭亭內雖風狂雨暴其焰不熄不搖

朝烈日如故有司誚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觀
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
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
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
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
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
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
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
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褻天之術空其于神怒遭冥
誅也

東坡亭

昔蘇公子瞻在惠州時結亭白鶴峰上今名東坡
亭面臨東江而附州之歸善縣城適當其前自有
亭以來城牆頽隳廣四五尺許屢築屢圯久不修
治康熙三十四年縣令林宸書決計完之土人以
爲東坡勝蹟應仍其舊林不以爲然卜吉鳩工以
蠟灰累石備加堅鞏月餘又復崩陷如故蓋蘇公
之神棲游於此不欲障其眺望也亭之左右有水
二泓一曰硃池一曰墨沼燃燭亭內雖風狂雨暴
其焰不熄不搖

奇嗜

南海孝廉李樛字倩爲性嗜醃鴨尾每膳必需家人以全鴨進者則割尾而棄其餘親友設讌以爲褻而不供則怫然謝去雖珍錯盈前不肯下筯佛山鎮有一豪家筵宴不時烹飪狼籍其用醃鴨日以數十計惡其尾羶未下釜時卽命庖人剖投墻外倩爲聞而嘆曰委明珠於糞壤抵尺璧於污泥天下有拂人之性如此儉父哉世不愛寶我不忍其棄於地也遂徙居與豪家結鄰日享其醃尾焉粵中荔枝必俟五六月紅熟方以甘鮮擅名非其

候則攢着螯口不可下嚙倩爲獨嗜純青者蘸以香山鹽蝦醬一啖百枚嘗曰人間至味無踰於是惜不能與醃鴨尾日夕慰我饑耳蔗霜米飴皆所深嫉其令河內時見民有姓唐者以其音之似餽也輒怒目曰萬姓譜中何一不可姓而必姓此乎遇有罪者必倍其笞

兩夢

尚櫟山名崇乾其先番禺人本姓蔡鼎革後尚藩立爲嗣因冒姓尚常自言藩生之有文名者唯余與盛某相埒壬子秋闈試後盛某之弟夢一貴人

烏帽絳袍鼓吹登堂指揮胥役上文魁扁額詰旦告其母與嫂同是夢也後二日復夢前貴人到門除去扁額付年少頭陀投扁於水頭陀坐其上蕩漾而去旦又告其母與嫂夢亦如一及榜發櫟山獲薦而盛某被斥訪之房考官乃知盛某七藝已入彀因二場表語不合以櫟山卷易之櫟山又言徹棘之晨夢過荒寺恍若舊遊因於佛前嘿禱心期獲雋展拜間聞有自然祐爾之語出金剛口中再登後殿見一人手敲桐魚坐而誦經余側窺之亦頭陀也其貌與余酷似未幾喧呶聒耳雙然驚寤則報捷者在門矣嘗觀人世之事變態萬端悉如夢幻科名特其一耳有夢而失之者有夢而得之者是又夢中之夢也盛子失意後不久徂謝櫟山由縣令起家生有象賢文譽顯著此亦頭陀之善夢者哉

紅衣土偶

京師劉光廷有棗園在東直門外其實長白甘脆稱爲佳果熟時園丁晨起看視踰夕輒減而莫測其故走告光廷光廷曰此必有竊者汝特守之不密耳遂自往詣園恰值月夜持桃棗伺於樹陰至

四鼓後見有紅衣女子從牆外飛入不假攀援不懼鈎刺往來輕捷甚於猿鳥摘其肥而熟者卽納口中光廷植楛大喝紅衣者飄瞥颺去光廷開門跡之經三四里天色已明紅衣者至一土祠而隱光廷入祠追索諸土偶積埃盈寸唯右側紅衫侍女露首如沐光廷怒視曰汝是竊我棗者舉楛奮擊破其像獲腹棗斗許而歸

相墓四大惑

人之生也有耳目可以視聽有手足可以持行尚不能精攻文以取貴善治產以致富乃信堪輿家

言求諸冥冥之朽骨茫茫之頑土謂富貴當安坐而致一大惑也。相墓之書曰前有滄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然巖居者絕少圍瀦澤居者難求崇阜居在山水之間又安能恰兼四者有之而必曰此爲正穴一大惑也。陳魏公俊卿父墓在莆田南寺之側本一富民墓處也葬後二十年間其子若孫無不病日多至失明有術人語之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富民子大懼卽別卜改窆而故穴爲俊卿所得富民病者愈而俊卿官至右僕射封魏國公柯四者莆田之小民也

四鼓後見有紅衣女子從牆外飛入不假攀援不懼鈎刺往來輕捷甚於猿鳥摘其肥而熟者卽納口中光廷植楮大喝紅衣者飄瞥颺去光廷開門跡之經三四里天色已明紅衣者至一土祠而隱光廷入祠追索諸土偶積埃盈寸唯右側紅衫侍女露首如沐光廷怒視曰汝是竊我棗者舉楮奮擊破其像獲腹棗斗許而歸

相墓四大惑

人之生也有耳目可以視聽有手足可以持行尚不能精攻文以取貴善治產以致富乃信堪輿家

言求諸冥冥之朽骨茫茫之頑土謂富貴當安坐而致一大惑也。相墓之書曰前有滄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然巖居者絕少圍瀦澤居者難求崇阜居在山水之間又安能恰兼四者有之而必曰此爲正穴一大惑也。陳魏公俊卿父墓在莆田南寺之側本一富民墓處也葬後二十年間其子若孫無不病日多至失明有術人語之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富民子大懼卽別卜改窆而故穴爲俊卿所得富民病者愈而俊卿官至右僕射封魏國公柯四者莆田之小民也

有一山人善相地爲富家卜葬夜臥於穴土神呵之曰此柯狀元祖穴奈何犯之可速遷免禍明日以告主人其家遂別葬然郡中大族並無柯氏他日山人假坐米肆肆主姓柯問家有葬者否曰我父枯骨尚在淺土遂以地言於柯移父骨瘞於其中生子曰潛景泰辛未及第仕至翰林侍讀然則宅兆之吉若有所待苟非其人不容妄冀乃祖父之歿輒延地師徧求善地一大惑也古今稱地師之神者晉有郭景純宋有張鬼靈然景純自知命盡而不能逃於刑誅鬼靈自知數促而不能免於夭折况其術萬不如景純鬼靈而欲爲他人祛禍就福避凶趨吉有是理乎一大惑也

樹怪

石濤和尚以前朝宗室遁跡桑門結茅於徽之黃山歲暮雨雪與一二禪侶圍火庵內更定以後突見一人排戶直入其形甚鉅藍髮紫面張口若箕亦於鑪旁踞坐諸禪侶驚愕散匿石濤凝然不動徐舉鐵火筋夾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啣炭筋負痛疾趨而去閱三日雪霽石濤攜筇出遊離庵里許見路側核桃樹杈杈如人樹本上有橫坎廣七

八寸鐵筋與炭在焉。乃知前宵之排戶者，卽此怪也。遂命僮斫而薪之。石濤道行超峻，妙繪絕倫。太倉王麓臺謂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第一。余與石谷皆所未逮。

還金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浦傍厠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厠，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厠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

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厠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厠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

八寸鐵筋與炭在焉。乃知前宵之排戶者，卽此怪也。遂命僮斫而薪之。石濤道行超峻，妙繪絕倫。太倉王麓臺謂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第一。余與石谷皆所未逮。

還金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買糞。泊船浦頭，傍厠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厠，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厠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

之人，則此銀卽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爲迂，爭之不聽。悻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篙坐待。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厠周視，徬徨號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爲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許以百二十金爲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厠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死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

符慰之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我有貪心，寧肯辭大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爲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爲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誑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

頭如雪，手舁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鏹，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臥聽黃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訊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爲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答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紅娘子

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崖以孝廉來遊，有情必達，他則不然。羣客交妒，西崖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公試觀天下有幾西崖乎？是時西崖甫踰弱冠。

顏美如玉而詞筆娟秀所至傾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崖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盡散鱸頭而去閱歲西崖登第入翰院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爲湯君心念舊交不以雲泥有間也發其緘寒暄外唯惓惓問紅娘子無恙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於泮否絕不及疇昔禮遇之雅雲士大怒裂書投地作長牘謾語復之余聞雲士盛有男寵老而艱嗣畜愛童字鶴書者爲子委以邑政因致奪秩雲士家於杭杭人稱雲士爲子梅妻鶴則雲士亦不得崑

以暱紅咎西崖也

少陵骨

至元十年喬中山以東漕掾出使延安道經鄜州土人傳有少陵枯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樹州市道傍色青質堅人骨一具趺坐於內與石俱化而狀若生成按唐書文苑傳甫攜家避亂荆楚寓居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年五十九其子宗武流落江湘不久亦歿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則少陵枯骨應在首陽何由而見於鄜地

角月續編 卷三
乎。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此少陵寄家鄜州在長安。憶其兒女之詩。亦不久居於鄜也。乃後之好事者。因拾遺官號。而訛改婦人之粧。因偶寓鄜州。而妄指石函之骨。少陵身已逝矣。而猶不免爲名累也。如此哉。

十力前知

十力禪師者。空隱和尚之上座也。十公能詩工八分書。爲人慷慨有才略。少時久遊西北邊關。及滇黔秦蜀。多識天下豪傑。與曹文詔。虎大威。兩總戎交厚。年五十始皈依。空隱出家。匡廬崇禎辛巳從

空隱說法於廣州光孝寺。與二樵薛起蛟同鄉。舊識。梵修之暇。輒抵掌談。四方兵將強弱與險要塞。阨處。娓娓不倦。密語二樵曰。汝輩經生。不知興廢大勢。尚搦管呻吟。何爲者。二樵因叩其興廢之由。曰。朋黨亂於朝。盜賊亂於野。大事去矣。不久且將革命。二樵問闖李連營。十大者。十萬小者。不下四五萬。已破豫楚。復據秦晉。意欲窺伺神京。朝中貴臣多有爲其心腹者。草野之民。憂之久矣。代興者。豈卽此寇耶。曰。非也。天降禍亂。以致闖賊披猖。然中國之民。不過與中國之君相終始。日月旣沒。

雖有燭火尚不能以微光自存矧茲腐草之螢哉
二樵曰然則誰得之曰有天命者得之老僧不及
見矣汝等行當自知毋多言癸未八月十八公坐化
於羅浮次年甲申懷宗殉國弘光偏安江左不久
亦亡而本朝太祖以天命建元其言悉驗

小座師

潘稼堂素與南州交好康熙乙卯徐太史果亭典
試浙江偕潘入闈潘得許汝龍卷極賞其後場五
策亟稱於太史因此入彀撤棘後許謁徐并見潘
於武林行館尊為小座師己未潘以布衣應詔授

徐果亭太史名秉義崑山人
康熙十四年偕長山王垓典浙
江試

翰林院檢討康熙壬戌分校禮闈許卷仍以潘薦
成進士遂為真座師矣汝龍改名汝霖今官至禮
部侍郎

岳家神兵

余家吳江之北麻村居瀕麻湖康熙四十一年四
月晦夕遙見燎火徧野列如繁星穿林登隴其行
甚速鉦礮喧震而絕無人聲湖內之舟舳艫相接
桅燈高入天際其燈皆書岳府二字村人舉家出
走驚以為盜久之乃滅及曉訪之遠地百里內無
不有此咸以為忠武神兵道經吾邑也

角形續編卷三終

觚賸續編卷四

分目

物觚

行在貢獻

畫水

白蜺

吐火獸

物九命

狨

孝牛

白蟻

粵之猫

蜂君臣

石長

犖畫

奇觚

塔影



諂虎

桃核觥

大甌灣

味聖

蘇州土產

天井

萃仙丸

雪姑

玉籠

鼠魂

雁翎刀

頃刻酒

豕蛻

瓦溺器

助雷燈蛇

噬逆

金銀變化

觚賸續編卷四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物觚

行在貢獻

歲當夏秋之交

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

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鷓一架

青翅蝴蝶一雙

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回

奏生穹谷山中鷓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

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

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

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必俟千月乃成非遇
聖朝不易呈瑞

畫水

我邑盛澤鎮牙僧所集然往往有畸人才士挺生
其間自卜舜年湯三俊後三俊之孫豹處號雨七
沈思好古散其素封之業徧購法書名畫日夕摩
翫故所作行草得枝山筆意而畫尤入神嘗以爲
古今繪事唯於林巖樓閣花鳥求工。至若寫無形
而爲有形。寫無聲而似有聲。則未能也。乃獨創意
繪水。余家藏有百幅。靈幻恢奇。殆難名狀。其題爲

巖灘急瀨。盤谷迴泉。習池影月。桃源落英。則往哲
棲隱之水也。其題爲雁蕩飛泉。匡廬瀑布。三峽驚
湍。五湖夕照。則勝地垂名之水也。其題爲曉月乘
潮。晚虹收雨。風卷寒漪。烟含秋浸。則晴雨朝昏之
水也。其題爲炎浦蒸霞。寒溪飛雪。秋水駕浦。夏淙
盈谷。則水之寓景於四時也。其題爲暖沙臥鴛。芳
洲飛蝶。萍渚繁英。海濱羣介。則水之假形於百物
也。若夫曲渚平川。長波鬱浪。觸其洲。拜忽若撼城。
引其淪。漣輒欲放艇。臨其激。灑花月迷江。遡其滌
洞。雲烟湧壑。而水之變態極矣。余族兄素菴雅擅

丹青見而驚嘆曰此曠世仙筆也人間畫師皆凡品耳雨七體貌清瘦揮毫餘暇復耽長生之學餌石茹丹年未五旬嘔血而卒

白蜺

廣州海中有白蜺塘長三百餘里皆產白蜺二三月南風起霧氣蔽空輒有白蜺微細如塵飛落海水秋長冬肥貧者買以代蔬前朝何公經以副都御史罷官家居偶思食蜺適蜺過其門探囊無錢夫人曰何不書清字售之公笑而止

吐火獸

上虞顧族聚居西華村去海不遠康熙二十九年八月顧氏子偶與客登樓南望遙見晴空有青色龍飛逐怪獸其獸徧體純赤狀如巨狗青龍撲舞而前此獸吐火迎鬪龍噴雪花拒之奮爪張鱗火騰雪繞盤旋久之俱入於海

物九命

鹽官朱子薄遊西山見五色蝴蝶斃於崖間杯土覆之曰蝴蝶塚弔之以辭憫其文而不永於年也茗中吳太守有餉水禽者見鴛鴦一雙義不忍食命童子瘞於峴山之陰自爲文祭之立碑明霞亭

側曰鴛鴦碑。憐其文而借懼於禍也。嗚呼文章九命。獨人乎哉。物亦有之。

狻

狻生東粵山中。柔毛善緣木。陸佃曰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狻。楊億談苑曰大小類猿。長尾絕自愛。尾中毒矢卽自啣斷。未聞其以獼猴爲食也。余闕南海陳恭尹狻賦而甚怪之。因錄以補博物所未備。賦曰。猛虎之搏健。走可避。鷹鷂之擊。伏者不摯。狡兔畏虞。三窟入地。維猴與狻。若見大吏。唇戰爪縮。相泣而跪。狻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囊。捫曾抵

脊。驗其腰腹。孰肥孰瘠。瘠者遣去。肥者戴石。使其湔洗。使自拔毛。須臾之間。飫彼貪饕。瘠猴得免。各歸其所。聚族相戒。噉嚙爾汝。有介葛盧。頗聞其語。猴之言曰。榛栗之林。櫛梨橘棗。上干層雲。危柯夭矯。棘蓬未剖。青柎未老。彼肥輕捷。獨得先飽。空山斷蹊。無鄉之社。鬼嘯兒嗥。以恐行者。連臂上屋。塞門擲瓦。彼肥便巧。欺童虐寡。白晝大都。聚人索錢。操刀學割。屢舞蹺蹺。彼肥顏厚。沐而衣冠。吾聞福始。是曰禍先。果爲狻飽。更被惡言。謂汝不臧。飲水刮腸。謂汝不潔。保濯於江。故曰足可躍。陷於機。翻

可奮弋於絲。坐客辨肴大哉先之。方今之時。慎哉。勿肥。此之謂也。恭尹此賦。豈目擊狨之爲狀而著之於詞歟。抑有見於同類者之擇肥而食。故假狨以況之。而多方以致肥之。猴亦其所自取歟。或曰。宋文武二品以上用狨坐。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吏之喻。寄慨深矣。

孝牛

江西德安縣有王甲李乙同至南郭門外。是日牛集。李謂王曰。集有母牛而孕者。買之。是費一牛價而獲二牛也。王然之。遂買以歸。不數月果產一犢。

又踰年而犢且角矣。李復謂王曰。母牛有子。則母之價已償。今其母老無能於田事。不如殺而鬻其肉。旣增一健牛之用。復省一疲牛之食。不兩得乎。王又然之。烹而置之。衢收其值。與初市之價等。犢自失母後。垂淚不止。每出耕。遇李輒怒目視。一日鄉人散牧於野。犢亦在焉。李偶經其地。犢從山蹊間突出。觸李。仰仆。更以角刺其腹。腹潰而死。乙子訟甲於官。王之耕業盡廢。而孝牛之名於世。著。康熙二十三年。玉樵子適在湖口。聞而嘆曰。五常之理。賦於人。而不及於物。是以萬物之生。唯人爲。

貴。然觀於往籍。有義犬矣。能禦害也。有義虎矣。能酬恩也。有義驢矣。能助勇也。若夫牛則龐然蠢然。尤物之頑鈍無知者。而乃以孝稱。嗚呼。彼人也。而背親忘讐。其尚得覩顏而襟裾於世耶。

白蟻

粵處天下之南地。以陽勝而爲害於粵者。三皆陰類也。一山水多盜。一牆屋多鼠。一果木多蟻。蟻之屬唯白蟻無所不蝕。其害尤甚。康熙辛巳。粵東藩庫交盤。每箱貯銀以千計。獨一箱少十二兩。或洞其腹。或陷其邊。則白蟻據爲銀窩矣。

粵之貓

鼠之橫。無過於粵。而貓之昏庸猥惰。亦無過於粵。蓋其地使然。非盡物之咎也。嘗讀高太史啟。乞貓詩云。鼠類固甚繁。家有偏狡。獐厥質亦陋。微朋聚工造怪。舞庭欲呈妖。憑社期免敗。饒同善飯。頗暴比橫行。噲倉偷自詫。肥穴竄寧辭。隘唯思淮南舉。不悟河東戒。嗟余守窮僻。有屋如敝廨。公然肆相欺。遠告來別界。嚶嚶鳴橐頻。窸窣緣幙快。伺暗忌燈然。聞腥喜餐餲。空床印凝塵。高壁墮墮塊。核遺樂果亾。汁覆罌壑壞。轟霆駭怒鬪。急雨疑流嘍。書

角用經緯 卷四
殘費補裝。裊沈煩烘曬。入廁客驚吁。守舍奴憂誠。豈無老烏圓。昔壯今何憊。不修司捕職。垂頭象瘖。贖難求許。邁符莫具。張湯械。尋蹊謾設機。薰隧徒吹鞫。遂令不眠人。中夜長抑噫。君家產銜蟬。許贈不以賣。願得縱驅擒。淨若刈管蒯。盡殺豈匪仁。去害容少懈。高枕幸無苦。君惠當再拜。薛文清瑄。猫說云。余家苦鼠暴。乞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鋸且利。私計鼠暴當不復患矣。以未馴。維繫之。羣鼠聞其聲。窺其形。類有能者。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解其維繫。適覩出殼雞雛。鳴啾啾焉。

遽起捕之。比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毋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鷄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而佻佻泯泯。饑哺飽嬉。一無所爲。羣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已也。猶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歷穴相告云。彼無爲也。遂偕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鷄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而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鷄之病。真天下之棄材。

也哉。遂答而放之。觀於高與薛之詞。則猶之衣鉢相授。固以此擅能於天下。又不僅在粵矣。

蜂君臣

汝南張生善養蜂。生之言曰。養蜂必先治室。治室必於爽塏向陽之地。上而林木不得翳。下而蟲蟻不得侵室。以板爲之。背穹而旁殺。四周加以墜茨。前後多穿小隙。爲出入之門。蜂王大如人。指首黑。腰長。其集有常處。曰蜂臺。王以下有蜂相。蜂將。將相各率其屬。以朝於王。曰蜂衙。侍王之側。爲蜂博士。其數十。八寒則擁翅以燠之。熱則鼓翅以涼之。

博士與將相皆享蜜俸。不採花。採花之蜂。得梅與桂者。倍其糧。惰則刺而昇。投室外矣。蜂王之子。歲一生。兩王不得並立。老王居室。則穉王分封而出。穉王居室。則老王遜位而出。其出也有從。其送也有使。從者一去不返。使者送至其所。則仍歸也。王之出。或棲屋瓦。或棲樹枝。羣蜂列隊伍。以爲環衛。若其所從之。王鬚翼有缺。飛息無常。則羣蜂散而他往。故累日不散者。良蜂也。養蜂之家。遂收而別爲室以居之。余因嘆蜂有君臣之禮。信然。嘉靖初。楊公一清致政歸游北固山。見羣蜂擁蜂王而出。

魚用經緯 卷四
遇鷺鳥攫蜂王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斃楊公命家僮瘞焉而爲文以祭謂之義蜂此與海島五百人從死田橫何異又豈得以尋常之君臣同類而並視哉

石長

揚州江郢上家中庭有石苔蘚乍開繭栗徐湧察而視之日有加焉郢上名爲瑞石有賦之者曰如人累善惟不覺而常增似物迎年非有培而自益雉城錢霏玉未顯時其父墓在吳興地極褊小棺後有石如笏止高尺許霏玉官日尊石亦漸長至山東巡撫罷歸是石高已八尺亦可謂瑞石矣

擘畫

王秋山工爲擘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俱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擘出較紙高止分許大劈小襯吮粉研硃設色濃淡布境淺深無不一一法古名繪其技絕神無有能傳之者紅豆詞人賦沁園春贈之曰天壤王郎具天下才而巧若斯向邊生腕裏撇開綵筆薛娘針下碎襞靈絲綴就成春呼來欲活展卷同驚未有奇真奇也比千秋圖畫高一分兒相逢別具襟期看湖海風流一笑時愛談兵

魚形經緯 卷四
遇鷺鳥攫蜂王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斃楊公命家僮瘞焉而爲文以祭謂之義蜂此與海島五百人從死田橫何異又豈得以尋常之君臣同類而並視哉

石長

揚州江郢上家中庭有石苔蘚乍開繭栗徐湧察而視之日有加焉郢上名爲瑞石有賦之者曰如人累善惟不覺而常增似物迎年非有培而自益雉城錢霏玉未顯時其父墓在吳興地極褊小棺後有石如笏止高尺許霏玉官日尊石亦漸長至山東巡撫罷歸是石高已八尺亦可謂瑞石矣

筆畫

王秋山工爲筆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俱於紙上用指甲及細針筆出較紙高止分許大劈小襯吮粉研硃設色濃淡布境淺深無不一一法古名繪其技絕神無有能傳之者紅豆詞人賦沁園春贈之曰天壤王郎具天下才而巧若斯向邊生腕裏撇開綵筆薛娘針下碎襞靈絲綴就成春呼來欲活展卷同驚未有奇真奇也比千秋圖畫高一分兒相逢別具襟期看湖海風流一笑時愛談兵

席上公髯如戟。啣觴燭底人醉如泥。枝至此乎。誰爲是者。長嘯翻疑不是伊。何疑爾疑紅窓金剪。另有蛾眉。

奇觚

長興朱義人好古之士也。築一精室名鳩柴。列於室者酒籌韻葉茗椀食箸多取諸竹木自然之質。其最異爲瘦觚觚之屬凡十具。一曰西母觚合之則一巨桃分之二桃而殊形也。一曰醉綠天形肖蕉。一曰高士觚形肖梧。其次曰古錦囊曰洞庭波。曰鑑湖冠曰鯨濤曰露珠。明曰一卷書參差輪囷。

名肖其形用以觴客。洵稱奇器。其室名亦質而新。
塔影

松江城內舊有四塔曰會照曰延恩曰超果曰興聖。夏監運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有一塔影長五尺許。倒懸於西壁上。不知何來。崑山徐大司寇宅亦在城內。宅後新築憺園。園中樓榭參差。桂竹蓊蒼。屏蔽重重。又去山尚五六里。而山上塔影乃於園西偏小池見之。藻波峰石間宛然。小浮圖在焉。因卽池上構軒曰塔影軒。其園中之他池與他園之池則無此。皆理之不可曉者。

角用系系
卷四
田里堂
諂虎

山東萊州戈二者村野人也依山而居一日採薪荒岡腥風乍起轉盼間遇一斑爛猛虎懼而伏地虎以唇含其頸竟不嚙噬啣二衣領踰嶺兩重置於山溝溝中落葉積四五尺虎以足開葉藏二於內仍以葉覆耽視良久而逝二度虎去已遠從葉出四望溝旁適有大樹亟援以上隱身高枝縛薪之繩猶在腰也更解繩自縛於樹使不易墜遙見前虎背負一獸遍體斑文狀亦類虎而馬頭獨角負之矩步緩行若輿卒之昇貴人者漸近葉溝下

而坐之將獻二以供其飽忽失二所在驚惶戰慄屈足前跪獸怒以角觸虎額去虎腦潰而死二乃下樹脫歸按獸屬有名六駃者如馬黑尾一角鋸齒能食虎豹戈二所見殆所謂六駃者歟夫戈二之爲虎攫也虎欲以二享駃也全其膚骨而不敢傷密其度藏而不使出於是俯身爲輿畫溝爲俎以饜其欲虎之諂駃可謂至矣而莫賞其勞反責其詐卒之兇名揚而羶體裂行諂不效乃以致敗天下之得失固有出於意外者乎

桃核舫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爲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坦前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窓二可。能開闔啟窓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髯者爲東坡坐而倚窓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爲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鑰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而柁篙篷纜之屬無不具也舷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細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窓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况他人乎

大甌灣

東安西寧與羅定州三接壤之間羣山盤鬱徭獞屯聚前朝陳倫進兵開復卽於其地設立墟塲墟上建一社壇壇前小河匯而爲潭潭廣畝許水深

角形細細 卷四
宵不可測名大甌灣環墟二十餘村每歲二八月
丁後一日各村長幼咸集約二百餘人赴社其將
祭也潭內必有大鍋浮出水面取以炊米烹肉不
溢不漏祭畢合飲則人人足給仍以其鍋還潭鍋
自沉潭底及屆祭期鍋復浮出歲歲皆然大甌之
名所由昉矣墟有碑記之

味聖

味之聖者有水族之河鮪有林族之荔枝有山族
之玉面狸比諸佳人西子以浣紗始以泛扁舟終
蓋其性樂水而一入吳宮便能亾國河鮪於桃花

春漲時盛鬻於吳市偶中其毒或至殺人似之趙
合德纖肌玉瑩珠汗生香蘭湯晚浴出水不濡荔
枝初擘絳囊狀若晶丸液不染指啖之甘芳溢口
似之楊太真舉體豐艷名在仙籍一騎紅塵嗜其
所獨玉面狸以果爲糧至秋乃肥麩裹蒸食脂凝
無滲似之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寧波江瑤柱洞庭
楊梅宜興柿狐亦其流亞然總非宮闈絕色也

蘇州土產

長洲汪鈍翁在詞館日玉署之友各誇鄉土所產
南粵象犀西秦裘罽齊魯有栗絲海錯楚豫有精

角月糾糾
粲良材侈舉備陳以爲歡笑唯鈍翁嘿無一言衆
共揶揄之曰蘇州自號名邦公是蘇人寧不知蘇
產乎鈍翁曰蘇產絕少唯有二物耳衆問二者謂
何鈍翁曰一爲梨園子弟衆皆撫掌稱是鈍翁遂
止不語衆復堅問其一鈍翁徐曰狀元也衆因結
舌而散

天井

處州南明山山隙間不施人力形圓如井萊州天
井山亦然孫子兵法曰地陷天井皆言天成之井
也江南人家建造堂室必於其前空方丈之地爲

庭亦曰天井蓋取象於此

萃仙丸

康熙癸酉十月三日戶部尚書山東王隲奏事

上前 上問卿年幾何矣隲對曰臣不敢隱臣今
實年八十 上問居常用何藥餌對曰向者科臣
陳調元貽臣一方名萃仙丸非有奇草異味而甚
能益人調元服之八十尚生一子存年九十六歲
臣亦用之日久以是倖享餘齡效犬馬之報於陛
下耳 上命以方進次日恭繕進呈 上見隲跪
起輕捷顧左右曰八旬之人矍鑠如此真福德老

翁也。騰出卽敕太醫院依方修合其方用白蓮蕊

陰乾川續斷酒炒三兩韭子微炒二兩枸杞子四兩芡實四兩

沙苑蒺藜微炒四兩兔絲餅二兩覆盆子酒炒二兩蓮肉乳

拌茅山藥二兩赤何首烏四兩破故紙三

酒炒核桃肉二兩龍骨三兩金櫻子三兩白茯苓二兩

拌黃花魚鱖三兩人參二兩煉蜜丸如梧子淡鹽

湯下武進鄒言倫常遊其門聞之王曰吾自中年

以後所御變童姪女共六十有八人而體未嘗疲

萃仙丸之力也此語入邪不足為訓

雪姑

上海王元翰在都下見揭小榜者曰虞太博失去
猫兒色白小名雪姑名物以人不減瓊花公主之
銜蟬奴崑崙姬已也

玉籠

蕪湖朱人瞻為高陵令時攜有家藏白玉籠高廣
二寸有奇四面皆作連瑣格眼上下卍文較旁稍
疎外有一童伏而俯窺中有一猿坐而仰視意態
俱極生動其雕鏤精巧疑鬼工所成

鼠魂

嶽松禪師姓畢氏余室之族弟也習靜於新城之

地藏庵忽得異疾。遇有微響如蠅翼之動，輒驚怖。欲絕，因鍵錮其戶，潛臥邃室，餽以食者於暗中。嘿然進之，師亦瘖不能語，首點指畫而已。晝夜不合眼二年，有餘百藥不效。康熙辛巳秋月，平湖醫士崔維巖初設肆於市，羣醫卽以嶽師之疾告。崔曰：聞之方書云：凡貓逐鼠急，鼠則先失其魂，遂伏不動。猫乃擒噬，病者偶感其氣，以鼠魂易人魂，故獲此疾。然易療也。嶽師延崔診視，投以解毒安神之劑，不旬日而愈。

鴈翎刀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警告，以爲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墜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忠勇敢，有大力，告其主曰：海怪擾民，家不貼席，此我主之事，而亦卽忠之事也。願賜良馬一匹，鈛鎗一枝，忠能除之。宰如所請。忠卽跨馬涉鎗，獨至海濱。新月初升，平沙如雪。比至二鼓，見一藍面鬼，身長一丈，有餘聳角，枝牙毛肱，鱗背坐于沙上，列置熟鷄五隻，濁酒十瓶，舉觥獨酌，運掌若扇。忠馳馬直前，以鎗擬其肉角。鬼驚竄入

海忠遂據其坐裂鷄醢酒神氣益壯少頃海水湧
立前鬼騎一怪獸隨波而出舞刀迎鬪相持久之
忠乘間鎗刺其腹鬼遺刀而遁忠拾刀還縣其上
有鴈翎刀三字。宰命收貯縣庫。于是瀕海之怪遂
絕。

頃刻酒

臺灣所屬之澎湖其對岸皆徭獞部落也中國有
賈於其地者必設席於家延之環坐置盆水席中
主人之婦出採樹葉裹糯米少許納口細嚼吐於
盆主人與客共酌初飲淡泊無味頃之面頰發頰

皆醅酏而散謂之頃刻酒

豕蛻

康熙辛巳二月肇慶府北門王道士家畜一牡豕
約五十餘斤晚臥牆下飼之不食捶之不起視其
頸有紅痕如線道士以其病也將割而鬻之而日
已暮次日侵晨召屠未至忽見是豕徧體作粉紅色
委於地若蠶之蛻殼者然口嚙嚙有聲起而
疾走道士心嫌其怪驅豕并攜所褪之皮送於福
田禪院院僧以酥油塗之新肉日漸光堅而舊皮
連卷尚挂於壁

瓦溺器

東粵省城甜水巷旗人丁姓者入市買一溺器命童攜歸置於臥床之側夜起小遺而壺口閉塞且舉之頗重就月視之口內外皆黃蠟封固丁以石碎之忽見三寸小黑人跳躍而出頃刻間長八九尺身衣墨色布袍手持利刃入室登床將殺丁婦丁隨於床頭拔劍格鬪至鷄鳴時黑人倏然而隱次夕更餘復見燈下丁仍揮劍逐去越十餘日其鄰余秀士之妻告丁婦曰我聞五仙廟法師善治妖盍往求焉是夜黑人竟奔秀士家大聲詈曰我與丁婦有三世夙讐愬之冥界其父母兄弟死亾無遺唯此女在耳將盡殺以雪我冤何與汝事而今遣妖道驅我爲悉碎其日用器物憤憤出門遂不復見丁婦自是無恙

助雷殪蛇

英德縣含洸司有獵人負弓弩射於山適雷雨驟至隱身蒼翳遙見數武外老樹上盤繞巨蛇長十餘丈首大於甕迅雷轟轟將迫蛇蛇仰首吐火上衝紅光如彗雷漸引去少頃雷聲甚怒復迫蛇蛇復吐火敵雷獵人惡其猛毒發弩中其尾蛇

首頓縮霹靂大震蛇遂擊死而獵人亦驚仆矣聞
空中有語之者曰無恐當卽甦也良久清醒還家
家人見其背有朱書代天除暴延壽二紀八字浣
之不云此康熙辛酉四月間事今距射蛇時已二
十餘載英德人言其雄健猶昔蓋天錫之齡固未
艾也。

噬逆

康熙壬申癸酉兩歲西安府饑斗米千錢道殣相
望渭南縣民趙午鬻其子女已盡家有一母一妻
無所得食擔其釜甑就粟湖廣趙以其母老而善

飯常生厭棄之意其婦王氏事姑至孝隨侍益謹
癸酉四月行至商州山中午謂婦曰老母步履艱
難汝負擔先行俟我挾之徐走婦是其言遂於前
途息肩以待午狂奔追及婦問姑何在午曰少頃
卽至矣婦怒曰龍鍾老人何以令其獨走以擔授
午仍回舊路覓姑午掌捫其婦數十攜擔竟去婦
回至一僻所見其姑面縛於樹以土塞口氣將絕
矣婦亟解姑縛樞口出土捧泉水灌之乃甦偃僕
負姑行二里許其夫已爲虎噬投擔委衣殘齒狼
籍婦視而啼曰天乎趙午大逆遭此虎暴非死於

虎死於神也。道傍聞者無不歎息稱婦之賢而快
午之斃。是時商州守戴良佐散賑龍駒寨婦負姑
行。色狀餒疲適經寨下戴守召詢得其詳厚賜
以金。婦還渭南養姑感泣而歸。

金銀變化

余同學友王仔衡言其親某以紅紙作筒封銀三
錢致賀婚家婚家返銀拆筒展視忽變為小蝦蟆
一頭眼若點硃通體白如水精瑩潔空明骨臟俱
見。趨然從紙窩躍出捕而藏之篋晨夕翫弄閱三
日失去廣州陳弘泰貸錢於人而徵其息其人將

鬻蝦蟆萬頭以償弘泰睹而心惻命妻放之江中
遂與林春叔月浚騎行夜歸路間有物光燄閃爍
驚馬不前視之乃尺許金蝦蟆也取以還家自此
益改饒裕夫金銀本無定質變易不常故其聚散
每因人心以為去留天下之溺於富貴者取之既
非以義守之又無其道而欲援為子孫百世之業
不亦慎乎

東粵

尚玉藻棉邨

同邑

包咸根

參閱

揚進修恨亭

吳南齡山年

觚賸續編卷四終

南月

卷

三

庚



